

明月灣區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金耀基

二〇二六年 三月號

特稿：字所到處 開出花來

——王安憶與潘耀明對談／傅曉

專題：世界的喧嘩與日常的微響——澳門青年文學

霍超群、李懿、司徒子榆、甘遠來、金學良、林格

萬花筒：狼舞挪威森林

——親歷奇幻之旅／方明

一九三七年的角美往事／肖小娜

學苑春秋：情



澳門大三巴牌坊。(明報資料室)

青霞園地

圖 林青霞

文 太宰治〈櫻桃〉節選

翻譯 小說熊（日本小說翻譯室）

我寧願這樣相信——相比孩子，父母更需被關懷照顧。因為，相比孩子，父母其實更為脆弱。

櫻桃端上來了。

我家從不讓孩子們吃什麼奢侈的食物。孩子們或許連櫻桃長什麼樣子都不知道。要是給他們吃，他們一定會很開心。如果是父親帶回去，他們一定會很高興。要是用線把櫻桃的蔓連起來，掛在脖子上，看起來就像珊瑚項鍊一樣。

但是，父親卻是一副食不知味的樣子，吃着盛在大盤子的櫻桃。吃一顆，吐一顆核；吃一顆，吐一顆核；吃一顆，吐一顆核。心裏像在逞強似的自言自語：「相比孩子，父母更需要被關懷照顧。」

在混沌的光明中，字開成花

潘耀明

「簡樸的生活其實是清醒的生活。一日一日為生計的勞動，四肢軀幹伸曲着沉思默想，同時種植下果腹與餵養精神的口糧，外部與內部的生活存於一體。但這是理性的有光明的混沌，不是暗中的蒙昧。」（《明報月刊》二〇〇一年四月號〈人生小語〉）——讀王安憶這段文字時，我總覺得，這不僅是她對生活的註解，更像是一把鑰匙，輕輕旋開了時間的鎖，讓我們得以走回那個愛荷華的秋天，走回文學最初讓人顫動的瞬間。

一九八三年，愛荷華河的水流得格外緩慢，彷彿為了讓我們這些從世界各處飛來的文字候鳥，能將倒影看得更分明些。那是我與安憶初次相識的季節。美國中部的腹地，小鎮寧靜如沉睡而溫馴的嬰兒，將我們這些來自中國大陸、台灣、香港，乃至牙買加、巴勒斯坦、南斯拉夫的三十多個國家與地區的筆耕者，綰繫在一段超越地域政治的時光裏。對安憶而言，那是眼睛來不及看的新世界；對我而言，那是一場新知舊雨與文字交織的盛會。在五月花公寓共用廚房的煙火氣中，我們燒中國菜，在保羅·安格爾、聶華苓「安寓」的壁爐熊熊火光中，敞開襟懷，煮酒論英雄，暢談文壇上的逸聞趣事。物質的豐裕像一場突然的雨，淋濕了從匱乏時代走來的人，敏感的安憶的雙眸，總能穿過超級市場貨架的光澤，看見更深處的東西——那是對生活本身孜孜不倦的沉思與默想。

那是超出世態俗囂的混沌！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聲音在此交匯，語言的叢林中，意識形態的藩籬曾讓東西德的作家愛恨交織、跳河相脅，又於離別時擁抱哭泣，依依難捨，其情狀令人低徊不已。憶起安憶與台灣留學生在異國的雜貨店裏，因一句「我們握握手吧」而心潮澎湃時，可見文學所構築的空間，早已超越了地理與政治的劃分。它是一片理性的光明之地，允許所有的差異在對話中顯影，讓人在混沌中辨識出人類共通的脈搏。相信安憶便是這樣一位沉靜的辨識者。她將所見的豐裕與開放、衝突與和解，都內化為精神的糧食，成為她筆下的養份。

此後她在德國的小鎮廣場上享受寂寞，在教堂與墓地間漫步，將異國的寂靜熬煮成《旅德的故事》；她在香港匆忙的街市中，尋得教學之餘的悠閒，看電影，看演出，安靜地觀察這座城市「貼地、生動且不失溫度」的文學萌芽。她難能可貴之處，總是能將最樸素、甚至寂寞的日常，點石成金般地化為筆下帶着血肉的文字。這便是她題寫的「字所到處，開出花來」——文字不是懸浮的靈感，而是深深扎根於一日一日的辛勤與沉思，從生活的土壤裏汲取養份，最終綻放出的，是如《長恨歌》般一座城市的史詩，是如《啟蒙時代》裏在精神挫敗中積攢的勇氣，是如《紀實與虛構》中一次恢弘的文學實驗，也是如《一把刀，千個字》中跨越紐約、上海、東北的命運浮沉。

從愛荷華河畔那個約定「十年後再會」卻各自飄散的年輕作家，到今日嶺南大學榮譽博士學位袍加身的文學大家，安憶走了一條漫長而堅實的路。她將國際的視野與中國的經驗熔於一爐，在自由思想的原野馳騁，成為一個真正的受廣大讀者愛戴的作家！她的十七部長篇、數十部中篇、逾百篇短篇，以及那些讓張愛玲筆下人物在舞台與銀幕重生的劇作，猶如一路播撒的種子，已在世界各地譯成多種語言，開出繽紛的花朵。然而，無論走得有多遠，榮譽多高，她從未離開過內在的那個「簡樸生活者」，那是她創作的源泉。寫作於她，依然是那「伸曲着沉思默想」的勞動，是同時餵養肉身與精神的耕種。

爾今，見證她獲此殊榮，讓人彷彿又看見愛荷華的秋陽，透過樹梢，灑在緩緩流淌的河面上。最好的時代或許隨創辦人安格爾與聶華苓的退休而被人懷念，但文學的傳承從未間斷。安憶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傳承的證明：她將那份國際寫作計劃中獲得的開闊與包容，帶回了復旦的課堂，帶給了香港的學子，也織入了每一行她寫下的句子裏。她讓我們知道，真正的創作源自對生活清醒的愛，即便身處喧囂時代，內心仍需保有一片寂靜而自由的淨土。在那裏，思想可以自由散步，文字得以自然生長。

作為當年曾一起在愛荷華河畔漫步的人，對安憶獲得的殊榮，深感欣慰。我們謹在這裏，對一位傑出作家表示衷心的致敬，也是對那個照亮了共同來路的「光明混沌」的致意。願我們都能在簡樸的生活中保持清醒，在文字的耕種中期待花開。

目錄 CONTENTS

3

明月灣區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二〇二六年三月號 總二十五期

卷首語

潘耀明

在混沌的光明中，字開成花

特稿

傅曉

字所到處 開出花來——王安憶與潘耀明對談

專題：世界的喧嘩與日常的微響——澳門青年文學

霍超群

在場與成長：澳門青年文學觀察

李懿

凝視仿真城市

司徒子榆

明天

甘遠來

澳門愛情故事

金學良

麻雀

林格

浮游

文化綠蔭

胡燕青

龜兔聯想

張欣

流年憶舊——情感浮雲

鄭斐子

盛唐氣象：重溫王之渙〈登鸛雀樓〉（下）

伍東林

磊落：在深圳建造藝術流行的聲音家園

萬花筒

方明

狼舞挪威森林——親歷奇幻之旅

鄭延國

黃維樑譯文譯論兩高明

肖小娜

一九三七年的角美往事

學苑春秋

李浩榮、石期舟、梁璇筠

〔師說師文〕情

陳雋科、馬慕涵、符譽、徐嘉琪

〔學府點滴〕情

圖 林青霞

文 太宰治〈櫻桃〉節選

青霞園地

翻譯 小說熊（日本小說翻譯室）

名家手跡（白先勇）

詩、圖 周潔

題梅州客天下

封面內頁

封底

6



26





著名當代作家、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安憶於一月二十六日獲嶺南大學頒授榮譽人文學博士，以表彰其在文學及教學領域的卓越成就及貢獻。本刊總編潘耀明參與盛會，衷心致敬。二人之前在港亦曾作深入對談，從一九八三年共同參與的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說起，談到令人深刻的旅行經歷，以及今日的香港和香港文學，從未披露，特此刊出以饗讀者。

——編者

字所到處 開出花來 ——王安憶與潘耀明對談

傅 曉

知名小說家王安憶二〇一八年上半年來港擔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訪問教授，在此期間，與時任《明報月刊》總編輯兼總經理、世界華文旅遊文學聯會會長、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潘耀明有一次豐富而趣味的對談。跨越記憶的時空，兩人從一九八三年共同參與的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簡稱 IWP) 說起，談到令人深刻的旅行經歷，以及今日的香港和香港文學。

愛荷華，眼睛來不及看

享負盛名的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是由美國詩人保羅·安格爾 (Paul Engle) 及華人女作家聶華苓於一九六七年創辦。一九八三年，潘耀明、王安憶及同期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在美國愛荷華小城，共同度過了三個月的寫作時光。當時的作家們都住在五月花公寓，兩個人共用一個廚房，是大顯廚藝的時候，潘耀明經常會燒幾道中國菜，為同處異國他鄉的大家打

對第一次出國的



榮譽博士頒授典禮上王安憶與一眾到場支持的友好合影。前排坐輪椅者為李歐梵，蹲者是李歐梵曾指導的博士生趙傑鋒；後排從右到左：王安憶丈夫李章、潘耀明、蔡嘉蘋、鄒秀、鄭培凱、王安憶、李玉瑩、許鞍華、甘琦、劉韜、李樂詩。(潘耀明提供)

王安憶，又是另外一番心態，和母親茹志鶯一同應邀前來，她心裏的打算是什麼也不幹，就去看看美國。「國際寫作計劃」完成後，她們又到美國東西岸講演和旅行。在她形容，「眼睛來不及看」，當時國內超級市場、高速公路、五星級酒店都沒有，可口可樂要用外匯券去買，小鎮上的每一件事，都讓她覺得很新奇。母女倆將所見所聞都以日記形式記錄下來，一九八六年出版了《母女同遊美利堅》，當時覺得很瑣碎、沒有提煉的記錄，現在看來，卻覺得很值得很真實。王安憶在之後的訪問中也直言道：「美國的豐裕、開放，對於經歷過匱乏時代的我們來說，不產生迷戀是很難的。」但她也漸漸明白了，豐盛的物質沒什麼了不起，光有物質是不會使人幸福的。

潘耀明說：「印象最深刻是要離別的時候，我們那群作家



王安憶（左）與潘耀明於香港對談並合影。
（傅曉攝）

在愛荷華河畔散步，說起十年之後在愛荷華再會一次，一位台灣留學生說，如果十年之後再會一場。結果十年之後只有我

一個人回去了。」

王安憶說：「我十八年之後回去了。」潘耀明說：「你晚了八年。」大家忍不住笑了起來。

多年後，王安憶、潘耀明趁不同的機會回到愛荷華，相對於大世界迅速的腳步，愛荷華這個美國中部腹地的小鎮，行走得緩慢許多，好像未曾變過。而在當年作家的心底，隨着保羅·安格爾、聶華苓退休，最好的時代已經過去。

文學交流 跨越地域紛爭

第一次出國的王安憶，在這裏有數不清的「第一次」體驗，不僅是大開眼界，更有機會接觸到全世界各地優秀的作家。在王安憶和潘耀明的憶述中，同期有來自三十多個國家的作家：牙買加、尼日利亞、土耳其、墨西哥、巴勒斯坦、印度、印尼、菲律賓、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外貌、性格各有特點，巴勒斯坦的女作家很漂亮，牙買加的女作家特別高挑，南斯拉夫的女作家每天拜神，以色列作家看到巴勒斯坦作家在，第二天就走了。

最戲劇化的是東西德作家的故事，兩人原本是在東德青梅竹馬長大的朋友，女詩人也是東德人，逃到西德，卻對西德資本主義的社會非常不滿意，故而沉迷於非常頹廢的抽煙、酗酒。所有作家一起分小組的時候，西德作家應該歸為「西歐組」，但她自己不願意，而「東歐組」又不接受她，說她是叛徒，分組的那天晚上，她竟然跳河了，直接跳到



愛荷華河裏。而在離開的時候，東西德作家又擁抱在一起，哭得一塌糊塗。原來發展到後來他們倆已經滋生了感情，難分難捨！

一九六七年創辦的「國際寫作計劃」，早期參與計劃的華語作家以台灣作家和香港作家為主，接近八十年代，中國內地作家才開始參與到這個計劃。那時候內地和台灣的作家相見，會是怎樣的場景？王安憶表示，很好奇。潘耀明的第一反應是——很激動。王安憶說：「我在愛荷華的時候，有次在一個韓國雜貨店，來了兩個台灣留學生，聽說我是大陸來的，非常激動，跟我說，我們握手吧。」

王安憶認為自己是個「旅遊不太活躍的人，寫過一些旅遊方面的文章，卻沒怎樣寫過嚴格意義上的遊記」。除非有特殊的見解或強烈的感觸，否則她少寫遊記，稱得上「遊記」的，是曾遊訪德國後寫下並結集的《旅德的故事》。

寫作、旅行、生活，王安憶都能夠享受寂寞。在德國，有次去一個靠近荷蘭的小鎮呆了七天，小鎮很寂寞，一個小廣場，一個教堂，街道放射出去，就是這裏的生活，每天在房間寫東西，在廣場上走一走、坐一會兒。她說，在國外的時候，教堂和墓地是經常去的地方，教堂莊嚴而華麗，墓地很漂亮，好像一個雕塑博物館。

德國給她的印象很深刻。上世紀八十年代，德國已開始出版王安憶的著作，因此，她多次前往德國，她認為，德國人是一個很有遠見的民族，對中國充滿好奇，對中國文學也是最有眼光，早在七十

年代，就培養一些漢學家在北京學習，八十年代之後，就有漢學家很積極翻譯中國的作品，張潔的小說《沉重的翅膀》被翻譯成德文，得到很好的響應。

香港的悠閒與寂寞

這次是王安憶在香港住的最長的一次。香港人生活忙碌，而她卻樂於享受這座匆忙城市中的悠閒與寂寞，帶來未完成的作品，卻不會強迫自己寫作，教書、寫作之外的時間，便去看場電影，看場演出。王安憶是一個觀察者，外界喧嘩，她卻安靜，彷彿很寂寞很平淡很質樸的生活點滴，卻會帶來深刻的感受，化成動人帶着溫度的文字，正如她為世界華文旅遊文學聯會的題字——「字所到處，開出花來」。

她喜歡香港學生，他們有責任感、很懂事，對人不是那麼熱情，很羞澀，但是感情很深厚，香港的學生創作上「很感性，創作題材往往從身邊人事中得來，貼地、生動且不失溫度」。

第一次來香港是一九八三年底，多年過去，在她看來，香港的文化生活比以前富裕了，演出、藝術界等活動豐富多彩，至於香港的本土文學，王安憶認為「不可小視」，本地的文學愛好者們不斷辦刊物、搞活動，呈現出一番蓬勃的氣象。潘耀明表示，我們香港作家聯會及我們組織的幾個文學社團除了辦了文學刊物，也經常組織文學講座、開展文學交流活動，這些都是在民間進行，得不到有關方面的支持！

（作者為香港作聯理事、字遊網執行編輯。）

二〇二六年三月 總三十五期

專題

世界的喧嘩與日常的微響

——澳門青年文學

金學良、林格／撰
霍超群、李懿、司徒子榆、甘遠來、

澳門除了是世界著名的博彩之城，更是一個充滿歷史人文情懷的地方，之前本刊編製過「澳門作家筆下的文化風情」專輯，介紹澳門文學及代表作家，今期引薦生力軍——澳門青年文學。

「橫向觀之，澳門青年寫作與華文世界的前沿議題同頻共振；縱向而看，亦承續本地『書寫日常』的傳統。」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講師霍超群從澳門面向青年的三大文學場域，報刊學生園地、文學獎與作品選，青年寫作的互文線索等細談對澳門青年文學的觀察。

《澳門日報》專欄作家李懿以在地視角，凝視被景觀層層覆蓋的澳門。書寫當代澳門人如何在奇觀滲入日常、真實逐漸退讓的處境下，與這座後天的賭城共存。

十年過去，「我」從澳洲回到澳門，由舊照冊與可樂拉環等，勾起種種和許柏筵的回憶。澳門青年作家司徒子榆無聲地訴說着未竟的告別與思念。

「現在這裏需要一首詩／我們要牽着手，慢慢走／……／我們要繞過大三巴／那裏太擁擠，而我們／需要一點留白的空間」，澳門青年詩人甘遠來奏出一闕澳門戀曲。

澳門筆會會員金學良以「麻雀」的第一人稱作為觀察者與敘述者，書寫一篇極具寓意與文學性的都市寓言。

蜉蝣是一種動物，浮游是一個動作。澳門土生土長的林格以晨泳貫穿全文，從泳池的清潔與循環延伸至生命的種種際遇。

濠江子弟多才俊，今日佳篇收眼底。

——編者



「橫向觀之，澳門青年寫作與華文世界的前沿議題同頻共振；縱向而看，亦承續本地『書寫日常』的傳統。它將技術與倫理、性別與身份、街巷與草木、生死與愛恨並置於同一頁紙上發聲，於『世界的喧嘩』與『日常的微響』之間，維繫一種清醒而有溫度的平衡。」作者從澳門面向青年的三大文學場域，報刊學生園地、文學獎與作品選，青年寫作的互文線索等細談對澳門青年文學的觀察。——編者

在場與成長：澳門青年文學觀察

霍超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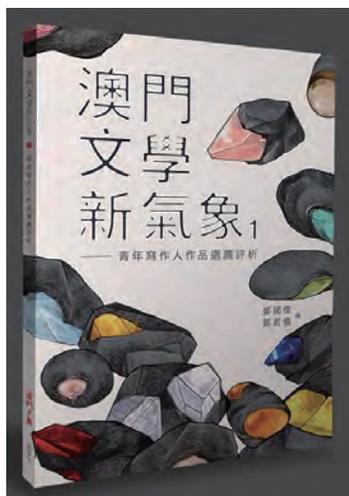
二〇一七年，澳門日報出版社把二〇一三至二〇一七年間《澳門日報》「鏡海版」推介的二十九位新生代作品與評析結集為《澳門文學新氣象1——青年寫作人作品選薦評析》，書名中的「1」已明示其為持續工程。二〇二五年，「鏡海版」再推「文學新方陣——澳門新銳作者系列」，按月推介並邀資深作家撰文點評。兩項計劃同指青年作者，連續為觀察澳門文壇推陳出新的時間軸。本文以此為起訖，勾畫二〇一七至二〇二五年間的青年活動版圖、作者成長路徑與寫作譜系，以期向外地讀者呈現澳門青年文學的基本面貌與問題意識。

本文所稱的「澳門青年作家」，以本地官方所界定的十三至三十五歲為外框（詳參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澳門青年政策（二〇二一—二〇三〇）》，採「年齡—生涯—代際—場域」綜合判準。下列條件任滿二者可考慮納入：首部重要發表／出版距今不逾十年；作品可辨識回歸後澳門的代際經驗；近五年曾於本地／周邊平台、團體、期刊、年度選或獎項／計劃中以「青年」身份獲公開認定。個別「超齡」而生涯尚新者，若於生涯、代際、場域任滿二項，亦作邊界樣本納入。

面向青年的三大文學場域

近年，面向青年的文學活動，大致在三個彼此承接的場域展開。

青年文學沙龍（二〇二四—）強調「看得見的在場」：登台者多已在本地文壇小有名氣，作品與聲音足以代表一時代的寫作面貌。沙龍每季度一期，常在大三巴旁的「澳門酒薈」天台或澳門日報放映室舉行，以「朗讀＋對談＋點評」的方式串起主題，邀請作家、學者、編輯加入，讓文本在燈光與呼吸之間完成公共的試煉。沙龍至今已舉辦七次，受邀的青年作者有：陳家朗、子洋、沈蕪（第一期）；玥、詩子、深林（第二期）；古冰、林格、甘遠來（第三期）；祁紫、雪堇、



《澳門文學新氣象1——青年寫人作品選薦評析》旨在呈現澳門文學發展的新面貌與新作者，記錄澳門文壇的動態。

（資料圖片）

鳴弦（第五期）；金學良、小棗、苦極（第六期）；泛涵、波本、凌朗（第七期）。其中，第四期為聯合專場，特邀大中華地區資深作家王十月、朱國珍、廖偉棠作對談，凸顯跨域視野。評論者如李觀鼎、湯梅笑、廖子馨、蔣在、霍超群等在現場點評與回饋，形成一條從文本到批評的即時回路。

澳門青年文學營（二〇二五）把目光放在更早的起點——中學，旨在為初學者打好「寫作的基本功」。它以兩年為周期，採以課程、對談與工作坊等方式。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由李觀鼎主講「文學是什麼」，為全營定下問題意識。七月推出詩歌專題「閏六月詩人對談」：甘遠來、陳家朗談「自時間切割下的天工」，鳴弦、雪筆談「洗手間與舊盒子」，望風、盧傑樺談「繆斯女神之寬恕」，圍繞現代詩的定義、技法、主題與意象展開。九月十三日開小說專題課，蔣在以「缺乏社會經驗，如

何寫好我的故事？」為題，直面新手寫作的痛點。文學營的意義在於培育文學新苗，促使尚在校園的寫作愛好者將「興趣」轉化為「能力」。

澳門筆會青年協會（二〇二四）是上述活動的組織性支點。作為澳門筆會的屬會，自二〇二四年十一月成立以來，筆會青協既承接大型活動的策劃與執行，也牽手社團、校園與場地資源，協助母會推動青年專欄與專題的落地。它把分散的熱情組織起來——讓沙龍有隊伍，文學營有師資，文本有出口，跨城有通道。

澳門青年作者多有相似的成長軌跡——由校園報頁與徵文比賽啟步，經由報章選稿、改稿與專題編排逐步成形，繼而在賽事與年度選本中獲得進一步的辨識與放大。

澳門報刊學生園地、文學獎與作品選

專門面向青少年的《澳門日報·學生報》（每周二出版，暑期及年初一至初八停刊）與《華僑報·華青》（雙周刊），以穩定頻率刊載中小學及大專學生的原創作品（涵蓋散文、小說、詩歌、繪畫、書法等門類），為初學者提供規範的投稿與刊發經驗。與此呼應，由澳門基金會與《澳門日報》合辦、至二〇二五年已歷三十屆的「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及其延伸的「閱讀寫作講座」，在校園與報頁之間開出一條可通行的啟蒙通道。



「澳門文學獎」是當地文壇最具公信力的獎項。（資料圖片）

多位後來活躍於本地的青年作者，幾乎都在《澳門日報》與《澳門筆匯》持續發表作品。「紀念李鵬翥文學獎」（二〇一七—）的評選對象限定為當年刊載於上述報章的作品，評獎可視作初步的文學批評。在《二〇一七—二〇二四紀念李鵬翥文學獎獲獎作品集1》序言中，李觀鼎指出：「僅就本文集的三十九位作者而言，年輕人即佔百分之七十以上。」

創辦於一九九三年的「澳門文學獎」是本地文壇最具公信力的獎項，其體裁涵蓋短篇小說、新詩、散文、戲劇（自第二屆起增設）及中篇小說（二〇一六年增設，前身為二〇〇八年「中篇小說徵稿」）；自第十二屆（二〇一七年）起增設本地組與公開組，評選範圍隨之擴大。與此相應，由澳門基金會與文化局自二〇一〇年起推出的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選收澳門作者當年發表的中文作品，採年鑑式編選，

將青年文本與前輩書寫並置，為讀者提供穩定的閱讀與橫向比較模式。經由賽事與選本的「展示」，「澳門青年作家」的面目逐漸清晰。

青年寫作的四條互文線索

近年的澳門青年寫作，可由四條互文的線索加以歸納：在地空間的細察、女性與「家」的糾葛、AI與後人類想像、生死議題的深掘。

澳門的街巷、行業與社區不只是敘事背景，更是情感與記憶的容器。紫寧²²（下環188號）以一家飯店的興衰映照人情與風俗的嬗替，味覺背後是代際記憶的延續與斷裂；詩子〈悼馬忌士街〉直面「優化」之名下的記憶清除，以「粗糙之詩」抵抗被抹平的在地脈絡。本土性還體現在對「身份」階層」的細部辨認：莊志豪〈陌生人〉借鬥蟋蟀顯影偷渡者與新移民的生存位置，呈現一個藏污納垢的澳門社會；司徒子榆〈卯回〉聚焦跨境兒童，將議題從身份困惑延伸至階層固化，折射出制度性邊界之冷硬。

在「娜拉走後怎樣」的延長線上，作家們把「家」視為倫理與情感的劇場，重審婚育與照護的張力與代價。李懿〈安身〉中，海外女學生以一句「我得想想辦法，給自己買套房」收束漂泊，物理安置與心理歸屬疊合，安身之難可見一斑。深林〈娃娃〉將生育之痛寫成代際創傷：在商場裏夾娃娃竟成「給

孩子們一個家」的自救儀式，呼應莫言《蛙》中姑姑以泥塑娃娃尋求自我救贖的隱喻。紫寧《云》（人初千日）則以母親的身份思考親子關係中「相依」與「放手」的悖論，展露柔軟中的倫理重量。

在技術時代的人機纏結中，青年作家開闢了廣袤的想像疆域。古冰《綠盒子》設想一種讓「分離」自生活中消失的裝置：除「不可觸碰」之外，一切逼真至近乎殘酷，親密因此被推上試驗台——當觸碰被模擬替代，親近是否只剩「可感的錯覺」？深林《亂石灘上的一夜》將制度化生育推至倫理極限：城市以「人工受孕」篩選生命，效率裹挾倫理——「這年頭，想要殺掉新生兒們的心，比給予他們生命來得更善良高貴。」甘遠來《巨鯢》則以生物之名追問人之界限：當生命被技術與體制命名、管理，「人」是萬物的靈長，抑或一具飽受磨蝕而被定義為「進化」的軀體？「後人類」書寫已在澳門文壇引發深沉的迴響。

澳門青年作者深描「生死」，細緻拆解愛與恨的脆弱與韌性。雪董《潘朵拉的盒子》以古神話為



《澳門文學作品選》選收澳門作者當年發表的中文作品，採年鑑式編選，將青年文本與前輩書寫並置，為讀者提供穩定的閱讀與橫向比較模式。

（資料圖片）

底，掀開生死禁忌與「延續生命」的代價，在自我審查中完成對生命意義的求索；司徒子榆《愛是一首有瑕疵的詩》則以清新而篤定的口吻承認不完美即為愛；悼亡書寫呈現不同力度：詩子《多多》以光影自持，用克制抵達傷痛；祁紫《波子汽水——悼G》以青草隱喻更替，輕盈稀釋悲傷；陳家朗《獨居》將未亡者的「形銷骨立」寫到極致，沉痛而不濫情。生死因此不再是抽象詞目，而是一段關係的消逝與留存。

橫向觀之，澳門青年寫作與華文世界的前沿議題同頻共振；縱向而看，亦承續本地「書寫日常」的傳統。它將技術與倫理、性別與身份、街巷與草木、生死與愛恨並置於同一頁紙上發聲，於「世界的喧嘩」與「日常的微響」之間，維繫一種清醒而有溫度的平衡。

（作者為文學博士，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講師。近年關注澳門文學與文化，評論文章散見《澳門日報》、《澳門筆匯》、《文綜》等。）



作者以在地視角，凝視被景觀層層覆蓋的澳門。以只餘前壁的「大三巴」和金光大道上的賭場，映出城市地景在半真和仿真之間的模糊界限。書寫當代澳門人如何在奇觀滲入日常、真實逐漸退讓的處境下，與這座後天的賭城共存。

——編者

凝視仿真城市

李 懿

我在黃昏時分抵達人工湖，正好趕上紅色纜車駛過夕陽的餘暉。此地隸屬於永利皇宮，有免費巴士直通口岸，或許也是遊覽澳門的絕佳開端。屹立湖畔，這座現代宮殿，兼為酒店、娛樂場與遊樂園，如此龐大，那樣華美，連恆星的影像也終結於其玻璃幕牆。取而代之地，一枚香檳金色的太陽，懸停鏡中，映照湖上噴泉熠熠生輝。

唯人工景觀能達成此般效果，因而什麼都是仿真的：皇宮前方的表演湖，右側的戶外草地，還有澳門半島上另一處永利酒店內的「發財樹」。沒有真的草，也沒有真的樹。行過草坪時，我俯下身，揪住數根小草，一整塊塑料草皮應聲鼓起，如同一層薄膜從大地上被剝落下來。

在永利酒店大堂，觀看發財樹的隊伍可以排到大馬路上。每隔半小時，這棵號稱價值二十億港元的金樹就會隆重亮相——網上，有人在演出視頻下留言，說：「樹上的每一片樹葉都有一個家破人亡的故事。」穿過人群，我低下頭，眼見着枝葉從地面升起，輕輕搖曳。於是，一陣黃金的迷霧拂過我們的視網膜，還有我們為之震動的渺小靈魂。

「發財樹」的演出，便是字面意義上的機械降神——財富之神、博彩之神、戲劇之神。對於來此朝聖者而言，不曾存在比它更偉大的偶像。

從前在報社上晚班時，我曾聽見巴士站一位大哥對同伴說：「澳門遍地是黃金，就看你敢不敢撿！」對方並不言語，只不住地點頭。冒險家匆忙在城中走動，無暇顧及晚霞、景點與美食。他們未曾真實地在澳門停留，最多跑去「大三巴」，留下到此一遊的合影。常見的參拜路線是從新葡京酒店出發，經過葡文學校——娛樂場與學校，兩者並列在同一條大馬路上，相隔不足五十米——右轉進入議事亭前地，往深處走，直到「手信街」出現在眼前，才算快到了地方。



澳門「大三巴」牌坊。(資料圖片)

我

數次帶領親朋好友行過手信街，都是一樣的體驗：拐入街道，初時人潮湧動，再然

後近乎完全阻滯，因兩旁俱是手信店，店員站在門口，向行人遞上小塊豬肉脯以供品嚐，於是人人皆挪不動步子。好不容易到了路的盡頭，視野忽地打開，豁然開朗，大三巴就在眼前的小山頂端，乍一眼望去，是有些神聖的意味。但別急着爬坡，先轉向右手邊優衣庫，其二樓走廊窗口，是最當紅的大三巴打卡機位，窗前還專門拉起一條紅繩，請人耐心排隊：小紅書上的用戶說，在人多的情況下，等候時間，保守估計有二小時之久。

三個小時，足夠一名成年人攀上斜坡，用猶疑的眼光打量聖保祿大教堂前壁，緩慢將它和海報、明信片上的「大三巴」合二為一。現實與幻想重合在一處，美夢就注定要走向破滅。站在大三巴腳下，初次到訪的人終於意識到，它遠不及想像中那樣宏偉、壯觀，正如去羅浮宮的遊客總會驚訝地發現，

《蒙娜麗莎》的尺寸出乎意料地小，隔着圍欄，肉眼近乎看不清她臉上的微笑。

然而，與澳門其他的著名地標相比，大三巴終究有着足夠的真實性，讓人能生出一「不虛此行」的模糊念頭。就好像那句傳唱不衰的口號「不到長城非好漢」，去了大三巴，才算來過澳門。畢竟，曾有那麼一段時期，它並未擔任景點的角色，真正正是一座大教堂。我們注視着失去職能的古老廢墟，希冀從磚瓦裏尋得歷史遺痕，並在嘆息中將它們變幻為玩賞的對象。與之相對應的，就是「巴黎人」、「倫敦人」、「威尼斯人」這類後天生成的大酒店——名為酒店，實為景區。金錢之景，名牌之景，消費之景。它們大多遠離歷史城區，遍布路氹金光大道——那一塊是填海區，因而一切都是斬新的，包括「巴黎人」外的巴黎鐵塔、「倫敦人」旁的倫敦大笨鐘，以及「威尼斯人」內的威尼斯水鄉。有趣的是，這三個建起了諸多盛景的「人」，實則來自拉斯維加斯，而非全然是對歐洲名勝的效仿。

這些被歸類為「消費式後現代主義」的建築，是澳門的新一代保護神，它們庇佑這片土地一度登上人均GDP全球第二的排名，給予我們食物、水、娛樂與工作崗位，還有數不清的怪誕奇遇。

其中，威尼斯人的商品繁多、售價偏平民，天花板上還貼着藍天白雲幕布，因而最得人心。它遭遇了永恆白日的腹地，大運河永不乾涸。河雖清淺，



澳門威尼斯人酒店購物中心。（資料圖片）

仍承載着貢多拉無休止地來回擺動：菲律賓船夫一邊撐桿划船，一邊深情演唱《茉莉花》，好不容易才沒有擱淺。有一回，我站在岸邊看船上的情侶相擁，旁邊來了個湊熱鬧的閒人。他低頭張望片刻，抬頭後大聲嚷嚷：「這底下是有點兒水！」

我當時便想，沒有什麼比這句話，更能點破此情景的荒誕本質。這條複製黏貼的大運河，是如此的不真實，以至於叫人懷疑它連水也沒有。然而這無礙於我們在此中生活。曾有朋友告訴我，讀大學時，她會趁着暑假去威尼斯人兼職，在鞋店裏賣鞋。這可能就是澳門和拉斯維加斯的最大分歧。於後者而言，賭業就是它全部的歷史，於是乎世界只存在

表象、只提
供奇觀——也
就是說，來
訪者只能是
遊客，世上
不存在其他
值得關注的
角色。

澳門卻
有所不同。
我們生於斯，
長於斯。一
切迎合遊客

的設計，都化為我們日常經驗的一部分。學生也會在娛樂場內的購物中心買盲盒，打工族也會搭乘「發財巴」來回奔波。犧牲亦在所難免：那些小街小巷、街坊開的雜貨舖、童年的記憶……那些真實的事物，它們被暴露於亞熱帶季風氣候下，於潮濕酷暑中苦苦掙扎，終究難敵商場室內恆溫空調，以及賭場裏隨手可得的免費珍珠奶茶。眾多獨立小店逐漸凋零，除了往牆上貼一條「我在澳門很想你」的標語、吸引年輕人打卡外，難有別的自救方法。

不妨這麼說：澳門不僅是一座多維度的城市，更是一座不同世界相互重疊的城市。遊客、本地居民和來路不明的可疑分子，各方人馬盡可以割據一方，但總免不了在街道上擦肩而過。我們按照自己喜愛的方式塑造這座城市，就像兩組象棋在棋盤上移動，總會下到相碰撞的那一步。天平只能朝向承載着黃金的托盤傾斜。由此，不可避免地，澳門被緩慢覆上景觀的塑封，往理想中的「旅遊城市」形象前進，永不止步。我接受這個事實，希望身處其中的人皆是如此。

（作者為《澳門日報》專欄作家、澳門筆會會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出版有《扁平人》、《過三關》及《上升的島嶼》，曾獲第十四屆澳門文學獎中篇小說組首獎、散文組冠軍。）

十年過去，「我」從澳洲回到澳門，翻開舊照冊，許多和許柏筵的回憶，伴隨種種味道浮現。一枚可樂拉環、一束白玫瑰，無聲地訴說着未竟的告別與思念。

——編者

明天

司徒子榆

醫院有康乃馨的味道，像走廊的顏色一樣。香氣飄進鼻子的時候，讓我的心湧起些許暖意。許伯母坐在窗邊，綽綽的樹影照在地板。她翻着手裏的舊相冊，眼角有些紅。

我把保溫壺放下，搬了一張折疊椅，打開，坐在她對面。白光從窗外灑入，照在她的手背。上面還留着針頭。

她把相冊翻到某一頁，指着那張照片，「好像是一〇年的龍舟比賽呀。笑得真燦爛。」照片裏是二十二歲的許柏筵。寸頭、笑露一顆虎牙，額頭偏右上一顆痣。她側過頭看了我一眼，又補了一句：「那時候你們幾個小孩，每天下課就跑去南環湖，汗淋淋地回來，還要我給你們切西瓜。」

許柏筵每年都會賽龍舟，皮膚曬得黝黑。只要是賽季準備期，我就會去南環湖等他。他們通常是太陽落山後才訓練的，但湖畔不至於涼快。石板縫隙，只會不斷滲出熱騰騰的蒸氣，一直裹着身體。我坐在休憩區，看着他同隊友把龍舟拖上岸。汗水沿着他額頭流下，藍白色的布料緊緊貼在他胸口。他習慣上岸後，甩甩頭，把水珠和汗珠一併甩開，有時，還順手扯起衣角擦臉。

我們都住在下環街，從南環湖步行回去，不用二十分鐘。在路上，他的步伐總比我快半拍，偶爾會伸手拉住我手臂，把我扯到他的右側。

照片裏的許柏筵，手裏拿着獎盃，運動衫濕透了。如許伯母所說，那笑容像夏天裏的太陽，明亮得幾乎讓人不會去想黑夜，更不會讓人懼怕孤獨。伯母的手指，一直在照片邊緣徘徊，想要再去觸碰，又似乎怕破壞裏頭的笑容。她喉嚨輕輕顫了一下，沒有說話。我盯着那張臉，好像隨時能聽到他把獎盃舉起來時的呼喊聲。

走出醫院，空氣裏帶了點燒臘飯的味道，混着初秋的颯爽，讓人一時分不清此刻是今天，還是多年前的黃昏。從澳洲回來的這幾天，



我特地去了暉記燒味——我們常去的地方。老闆已經退休，他的兒子接替掌櫃。當時他和我們年紀相仿，如今也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時間的變化，不總是翻天覆地的，有時也像這樣永不搬遷的街坊茶餐廳。驅車去氹仔前，我特地去花店買了一束白玫瑰。花很新鮮，還留了幾滴水珠。在轉角的便利店裏，我又順手拿了一罐可樂。

澳門墳場七年埋葬期已至，距離遷移只剩幾個月。趁他「搬家」前，我最後一次來這裏看他。鐵門在身後吱呀關上，世界安靜下來。

下午兩點三十八分，樹影比正午變長了一點。石碑列隊，陽光撒在碑面，好像在向我眨眼。我站在許柏筵的墓碑前，心裏默念了一句：好久不見。眼前那張黑白照，是我一直很喜歡的。他拍攝時才剛滿十八歲，比離開時還要小六歲。每年回到這裏，那張意氣風發的臉，總會把我的時間往回拉，回到我們還不懂離別的午後。

「每次來見你都是晴天。算不算是你對我特別的眷顧？澳門真的很少那麼給我面子喔。」我隨口說着，語氣輕得像在講一件小事。

我蹲下，用手背輕輕把碑面擦乾淨，再把白玫瑰放下。照片上的痣，在陽光下很顯眼，很像我們中學時偷偷畫在後走廊的記號。我下意識摸了摸自己的胸口。他離開之後，我跑到刺青店，紋了一顆和他額頭一模一樣的痣。從來沒有人發現，就算有

人發現，也不會有想到那是刻意留下的。我只想在自己身上留下一個痕跡，彷彿這樣，就能抵消掉一些失去。

很久以前，我們還穿著校服，一起在球場打球，汗水混着洗衣液的味道。學校對面的小賣部總是賣着三塊錢的可樂，鐵皮冰櫃裏冒着白霧。每次打完球，我們都會去買一罐可樂。拉開罐子的瞬間，「嘶」的一聲氣泡溢出來，像是一場小小的煙火。

他的英文不好，但打機很厲害。許多個午後，許柏筵都靠着欄杆，手裏捧着可樂，笑得像沒心沒肺。記得，我教了他好幾次，什麼時候該把 *Jojo* 放在句子前，但他只會把頭湊過來，得意地告訴我，應該怎麼在遊戲裏隱蔽走位。有一次，他忽然抬起頭，眼睛裏閃着光，把可樂罐的拉環掰下來，再舉到我面前，低聲說：「送這個戒指給你。」

考完大學之後的暑假，我們在陽台待了很久。記得陽台的躺椅，斜着可以望見友誼大橋，華燈初上時，海面暉變得很漂亮。

之後有一晚，我在超市買了一堆零食，打算去許家找他。但按了門鈴、打了電話，都沒有回應。我只好聯絡了他的母親。還在外地的許伯母，聲音在電話裏有些慌亂。幾個小時後，才有人來通知。伯母和我一樣，都是在那時才知道他被送去了醫院。

有人說是「意外」，有人說是「自燃」，有人說是「車禍」，每個版本都像在打啞謎。等我趕到

澳門愛情故事

甘遠來

澳門局部地區有雨，過了這條橋
天將會變晴。下午六點

詩人說澳門是黃色的
燈光，夕陽，小說
我送給你一束小小的洋甘菊
一棵搖晃不安的假菩提樹
一座虔誠的小山丘
一片南北顛倒的磁場
一條溶化在海波裏的魚

由白天遊走到黑夜
黑色是夜裏唯一的秘密
道路有千百萬種可能
千百萬種不確定的未來——
我們漸漸成為街邊的樹影
影子疊在一起
有時靜默，有時搖動
澳門是緩慢流動的島嶼
天空先於所有人表達自己的情緒
陰，晴，多雲，小雨。
柔軟而遲鈍的白銀
匕首輕輕劃開

「感受痛苦吧，考慮痛苦吧，接受痛苦吧，了解痛苦吧。」

現在這裏需要一首詩
我們要牽着手，慢慢走
從舊橋走到新馬路
新馬路不太新而舊橋很舊
我們要繞過大三巴
那裏太擁擠，而我們
需要一點留白的空間

（作者為哲學碩士，先後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澳門大學人文學院。現任澳門筆會監事、澳門別有天詩社理事。）

醫院的時候，只有空無一人的走廊，燈光黃得像乾癟橘子皮。

我很喜歡用手去記東西——把舊票根壓在鐵盒裏，把可樂罐的戒指收進口袋。靠着石碑坐下來後，我把手伸進口袋，指尖碰到那枚舊「戒指」。

時間過了近十年，它的金屬早已褪成沉暗的棕色，表面留下細碎的刮痕。我帶它走過香港，又帶它移民澳洲，也帶着它在凌晨聽着鬧鈴的嘩嘩聲，想像生命是否還能有另一種可能：如果當晚我跑得快一些，衝進急診，結果也許不同，但也許一樣。時間不允許我們重做舊事，只能把過去燙得妥貼，再折進口袋，繼續走路。

我把舊戒指從口袋掏出，放在掌心。

接着，再打開一罐新的可樂，拉環聲在墳場格

外清晰。氣泡嘶嘶冒出，我扭下那片金屬，把拉環輕輕放在白玫瑰旁。花瓣上還掛着水珠，閃着細碎的光。這一刻，我完成了一個極小的儀式。舊的，還是跟我走。新的，就陪他留下。

我在墓前說了很多話。白玫瑰的花瓣被風吹得微微抖動，我想像他聽見了，在某個沒有時差的地方。

走出鐵門，襯衫貼在背上。這些年，我也剪了一個和他一樣的寸頭，清爽的空氣從頭皮掠過，還能感受到陽光的溫度。回到車裏，打火的瞬間，收音機裏插播了一段天氣預報：明天晴朗。聲音一閃而過，卻在腦海裏停留得比想像中還要久。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生、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成員、澳門筆會監事。）



本文以「麻雀」的第一人稱作為觀察者與敘述者，是一篇極具寓意與文學性的都市寓言。它結合了自然生態觀察、哲理自省與對人類社會的批判，表面上是在描寫一隻「不合群的麻雀」的日常，其實是在借雀言人，對現代城市與人性發出冷靜而深刻的反思。

——編者

麻雀

金學良

我們，是一群麻雀，是在天上飛，而不是桌上打的那種。每日航海曙光蘄露之時，皆會以喧囂的鳴聲在鳥群內問早，聲浪甚至能蓋過蕭蕭樹響，以此向長輩問好，也順道確認一下那些狐朋狗友是否仍然健在、八卦幾句，然後就要頂着飢腸轆轆的肚子，趕在猛禽、野貓活躍之前，飛往綠地啄食蟲多。所有麻雀皆循此道，只有我是奇葩，一個自詡聰明的奇葩。

我只在意眼前鳥，不做無謂的問好，更從不與同類爭搶蟲多。人說早起的鳥兒有蟲吃，卻沒說蟲子的肚裏有蟲藥。如茵的綠草上，早已被均勻噴灑蟲藥，沒有一株綠草能倖免，全被打理得乾乾淨淨，為人族展示最舒適的自然環境。藥在食物鏈中悄悄積累，雖不致命，卻可致癌，所以我從不捕蟲，只吃人族的棄食。古人有云：「舍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可恨的是，我們沒有人族那般複雜的語言，從來沒辦法向同伴解釋我的合理性。可倘若真掌握了複雜的語言，事情也不見得簡單，也許會演變成那顆長得像鴨脖的老鼠頭，在複雜的語言下被指鼠為鴨。

熹微晨光軟弱無力，照不進樓間街道，人族的住宅區往往只有一片柏油灰，他們用一塊塊錯落參差的水泥填替天空，暗地裏將天空裁切成一條條狹長的夾道，圍成一道道迷陣，有進無回。然而水泥城府再深，也弗如玻璃幕牆般深。它們把天空摺疊成虛幻的鏡像，鏡像讓空間遺失了距離，世間被映照得如此偌大，卻僅是一道更複雜的迷陣，我族不知多少英傑一一葬送鏡前，牠們到死前一刻也搞不清與自己迎頭相撞的雀顛從何而來，更看不透自己的身軀有多脆弱，只有「碰」的一聲為其鳥生作結。

幸是，人族從不抬頭仰望，不知迷陣所在，他們終日俯首、佝偻，凝視手機，像信徒般膜拜神諭，直至早衰成一個個弓背的老人，

也未曾認真地望過藍天白雲。但其實，他們也沒那麼愛手機，夜裏把手機當作是嬰兒般懷抱，清晨卻對哭啼般的鬧鐘懷恨在心，抱怨叫醒自己的不是夢。又或者，他們真正喜歡的是盒形物品。他們願意奉獻一生以住在四四方方的盒子裏，然後又為工作而鑽進另一個盒子當中，竭力用生命刻下存在的痕跡，卻往往只留得下模糊的輪廓，最後等待他們的終點仍是一個盒子，走得慢的，會進入水泥盒子裏繼續折騰；走得快的，會去到木質盒子裏安眠。

你問，我如何得知？不就是因为是個奇葩嘛。我總是駐足於號誌橫桿上俯察人族，試圖探查人族能主宰世界的原因，然而所見的是他們發明了開得飛快的鐵盒，而又創造了堵得死死的長龍，再快再酷也一樣被紅綠燈掌控前途，在規則面前人人平等。又即使道路暢通，等待他們的往往不是遠方。我曾追隨鐵盒前行，飛入一層層往地下深深處建造的洞窟，那裏仍然四四方方，安放著無數個十分相像、且冷卻了的鐵盒，莫名恐怖。

熱島效應讓陽光下的城市熱氣蒸騰，昆蟲被迫午休，我族亦只好躲藏於建物、樹下遮蔭處避暑，就這麼若無其事地嬉戲打鬧。城市的迷陣、洞窟，早已讓我厭惡，實在無法跟大夥一樣，把石屎森林當作真正的森林，然而我早已失去色彩，只有隨祖輩染上一身水泥般的灰褐羽色，一身只有在城中生活才見效的保護色。聽說，曾有過一段時間，我族

被遠航歸來的水手所眷愛，不時能獲投餵，這讓我對那片無垠的汪洋充滿了幻想，似乎振翅就能遠去，只是後來我才知道，真正令水手高興的是麻雀飛不遠的特性。原來在水手眼中，我們只是一隻隻被城市牽線的風箏，為其帶來臨岸的喜訊。

陽光漸退，晚霞來得極快、走得極急，卻不忘以詭異的橘色，提醒萬物颱風即將到來。夜色侵吞天際，我仍在參天水泥間飛翔，零零星星的方形燈光錯落有致、貌若星光，但又有誰察覺到那些空蕩的黑盒？盒子的主人為求養家，終日歸不了家，他們或許身在無休的酒店當中、或身在公共設施、又或者在大廈每層的垃圾房中勤勤懇懇。

我飛入騎樓，回到小食店招牌後方的罅隙，此地方方正正，又因冷氣外機而長年溫暖，適合棲息。下方的店主無視颱風的警號，繼續經營，風雨欲來，卻無人在意。為了家人、為了糊口，店門前排起了不短、不長的整齊隊伍，而且似乎會一直存續。

（作者畢業於台灣成功大學，為澳門筆會會員、別有天詩社社員，曾獲澳門文學獎散文首獎、鳳凰樹文學獎散文亞軍。）



蜉蝣是一種動物，浮游是一個動作。作者以晨泳貫穿全文，從泳池的清潔與循環延伸至生命的種種際遇。文章巧妙地在兩個概念之間建構張力，折射出人們在不同時空下的生存處境，最終歸於滄海浮游的自處。

——編者

浮游

林 格

游泳池的清潔工作通常會安排在星期一。洗池中斷了人們晨泳的習慣，卻讓緊湊的日常生活得到喘息，時間不增不減，如同泳池裏的水，正在不斷循環。飄落在水面的枯葉需要回到土裏，被大風捲來的塑膠袋也是，清潔人員一向不問來處，只負責打撈與收集，務求將一切不屬於泳池的事物送走，葉片繼續腐化成為肥料，膠袋則在漫長的降解過程中暫時被稱作垃圾。

清潔的本質是還原，只要把污水裏的雜質全數過濾後就會得到淨水，善惡大概也相似，是道簡單的減法，把人的所有惡念統統都去除後，世間便會善良，偏偏負責清潔腦海的人員總是空缺，泡在思緒之中的我們，分不清到底哪些才算是雜念。有時候會奢望能把泳池裏的水全部排走，直接再換上新的，免卻清洗的煩惱，可惜水費昂貴，並不符合經濟效益；想想身在輪迴之中的我們，就連靈魂也是舊的，就不要對造物主要求太多。

小小的缸裏養了好些金魚，鮮活的生命竟比過濾系統來得便宜，同樣因為經濟原因，孩童時期的我只得到了魚缸與魚。設備不足，就免費的責任心彌補，於是每天換水並清洗魚缸，在此般悉心照顧之下，終於把所有金魚都提前送返輪迴。不知道把我們困在缸裏並注滿時間的造物主是否也已經察覺到，金魚或人類同樣敏感且脆弱，承受不住過多轉變所帶來的壓力，極其依賴生態平衡，所以才讓日夜輪替，持續不休。

無法晨泳的早上，我躺在客廳，看着同一片藍天，就跟平日泡在水裏一樣，肚皮朝上，像浮木般飄着，隨波逐流。游泳是種運動，但前提是要動起來，借力浮在水面之上的不算，逆流而上或拍打水花，能夠以個人意志決定前進方向的才是運動，生活也是種運動，該有目的地，或遠或近。彎腰起身，之前所累積的肌肉痠痛仍在，人對於運

動的記憶可以多樣，或汗水，或眼淚，或痛楚，或自由。

睡眠惺忪，晨泳的時候總急着想要投身到泳池之中，絲毫沒有熱身的準備，運動過後也肯定會因為乳酸堆積而感到肌肉痠痛，可動物的本能往往更大，渴望移動，渴望改變；本該在陸地上生活的我們，卻想要潛入水中，即使缺氧，亦執意去探索更寬闊的世界，不願困在孤島，就要先學會閉氣。忍耐，保守嘴裏的一口氣，在微涼的水下堅持着，保持意識；徘徊在冥河岸邊，腳一滑，在我即將成為溺水者前，忽然學會了閉氣，就在如今暫停開放的新花園泳池裏，有驚無險。

有驚無險，當年不勝不負不和的吳陳比武也是在新花園泳池上搭建的擂台舉辦，作為澳門歷史最為悠久的公共泳池，這池水應該也見證過許多人的成長，或懵懂，或狼狽，或青春，或成熟，這些人在運動的時候曾激起過無數水花，過後又隨年月而逐漸消散；許多人像我一樣，在這裏學會忍耐，學會閉氣，而其實在我們學會閉氣之前，得要先學會呼吸，學會哭喊。

哭喊與忍耐都是求生技能，而父母明顯更希望我能習得後者。假如滔天巨浪襲來，為求自保，人必須學會在水中閉氣，就算暫時被水流捲走亦無妨，只要意識尚存，待風平浪靜後便可重返正軌。一向以身作則的父母，在年輕時就曾經趁着浪潮洶湧潛

入水中，忍耐着低溫與缺氧，越過了邊防與海洋。水在流動，人也一樣。故鄉的左鄰右里既然能在旺角街頭碰上，也就有可能在新馬路重遇；當初洶湧的海水或許會到達新花園泳池，又或許會在維園泳池中。

游泳池的清潔工作通常會安排在星期一，而超強颱風樺加沙則在星期二、三吹襲港澳地區，無數雜物被颱風帶進了一眾戶外泳池，滿池斷枝殘葉，清理需時。無法晨泳的早上，我躺在客廳聽歌，忽然飄過一句歌詞——恰似天地一蜉蝣。中文科的試卷上，我曾錯把蜉蝣寫作了浮游，把名詞換成了動詞，愚笨得很；而更愚笨的是當初不解〈前赤壁賦〉的豁達，只知道要為應對考試而重複默寫。在天地與滄海之間，變與不變，似乎都不由我們作主。泳池的清潔人員開始往池水投放藥劑，白色粉末迅速溶解，殺藻類、細菌等一切跟隨潮流湧動的浮游生物，至於寄居於天地的蜉蝣，大概早就羽化為成蟲飛向了空中，遺下米粒大的我們，在滄海浮游。

（作者為插畫師。著有《離調而鳴》、《第四人稱》、繪本《麻雀細細》、《所作所為》及《為所欲為》，另以筆名霜滿林著有詩集《南客喃喃》。）



小時候讀到龜兔賽跑的故事，很同情兔子。那時，我說如果是我，我一定不會睡。但一覺醒來，我已經進入古稀之年……

龜兔聯想



胡燕青
香港作家

在龜兔競跑的故事裏，我們都知道龜贏了。其實，事情也許複雜得多，我們也不純然是龜或兔，而是怎樣都說不清的、亦龜亦兔的人類。如果真的不幸落入一場賽跑之中，事情發展也不一定如此。

龜或會贏，但次數很少，甚至就只有這一次，那可能是因為兔子的感冒藥發作了。可龜一旦贏了，就成了千載訓誨、不朽功業。「勇毅堅定必勝，驕傲是要不得的」——但龜以後贏定了？這不是真理。兔

子也可能真的輸掉了一次，但她得到教訓，以後的日子，龜一直贏不了她。即是說，勇毅堅定只是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充分條件太多，說也說不清。

更多時，兔子一直醒着，她可能只是故意逃躲鋒芒過露引來的危險。龜想贏嗎？也不一定。也許他更喜歡穩定前進的感覺：贏輸不指終點，而是讓人感到舒服的生活節奏。

有人欣賞兔子和她的天賦，有人認同龜和他的努力，有人覺得自己是兔子、只不過睡了，有人深信自己是龜、怎麼努力都熬不出頭來。有人更慘，本已是龜，更極為貪睡，也有人本是兔子，他的慘情是睡不着，夜夜須要服用安眠藥。當然，有人是龜而愛跑步，相反，有人是兔而愛躺平。種種情況，都能夠帶來不同的結局。但放慢和到達終點是沒有必然關係的，因為人人的目標不同。

但龜和兔子都可能沒看見飛鷹和獵犬，也沒注意那看似正在曬太陽的貓。如果兔子只聽見觀眾在拍掌，或只看到跑道的欄杆和終點的紅線，那麼她成為一頓午餐的時候，多會不明不白、怨天尤人。其實道理很簡單，鷹不喜歡龜殼的質感，而獵犬則因跳不到屋頂去追捕矯健的貓，於是只能追捕兔子。世界上惡勢力很多，不會只有兩種。

我是慢如龜、懶如兔的人，有時卻會夢想自己是視野清晰的飛鷹，幻覺自己是全無脂肪的獵犬。但如今我正在往眼鏡店的路上走，修補視覺之後會去吃

好味的晚餐。小時候讀到龜兔賽跑的故事，很同情兔子。那時，我說如果是我，我一定不會睡。但一覺醒來，我已經進入古稀之年，自己的肌肉或外殼也越來越硬了。比起賽道的溫柔，我或者更需要一張暴力的按摩椅。

◎

為梅的。我事
是麗他。但
不麗正離。兩
知何反拉我
道住何，在來
不堵，反拉我
了想，在來
念想，在來
一後層部
再後層部
基層部
知道他們
肯定沒成。

流年憶舊 ——情感浮雲



張欣
廣州市作家協會
名譽主席

過去的基層部隊，但凡團以上單位都會有一個「電影隊」，顧名思義就是放電影的（基層部隊尤其需要娛樂活動），同時布置會場啊，拉個橫幅啊，寫寫畫畫外加廣播站都是電影隊的工作範疇。

電影隊有兩個編制，一個戰士小王，一個幹部楊恕平，這兩個人都是上海兵，一般上海兵的形象都比較好，清瘦、白淨、小文藝。順便我也說一下招兵這件事，陸軍呢就是招本地兵，比如瀋陽軍區招的都是東北兵，廣州軍區就是廣東廣西湖南兵。但我們是

空軍，空軍是全國招兵，所以我們是五湖四海，北京兵上海兵城市兵居多。

我們部隊有很多科室，科室裏女兵多，那一時間階段的女兵大部分都是幹部子女，其中有一個女孩叫何麗梅，個子不高長相清秀，重點是有才華，那時候不是搞聯歡、匯演、宣傳隊啥的嘛，何麗梅能編能演還能導。她當然是幹部子女所以身上有一股衝勁，人也開朗活潑快人快語。可能正是因為這些原因，楊恕平喜歡上何麗梅了，要知道何麗梅可不是上海兵，她是北方人。當年在我們的印象中北京兵上海兵為了復員轉業回原籍（如果找個外地人戶口就進不去津京滬造成兩地分居很麻煩），最佳選擇都是找老鄉。可見楊恕平是動了真感情，估計也對何麗梅單獨表白。但是何麗梅是個大嘴巴，事情立刻傳開了。

傳開了也沒關係，這裏最大的問題是當時的何麗梅沒看上楊恕平，理由很奇怪說楊恕平出身不行是小業主（可能查了檔案），好像楊恕平的父親是在煤店工作，就說他爸是做煤球的一時成為笑談。我那時候年輕不懂事也看不起小業主，現在想來這事肯定是对楊恕平危害性不大侮辱性極強，談戀愛成不是一回事，這樣笑話別人的出身其實是很沒教養的。

這件事就這麼過去了但是並沒有結束，一是楊恕平這個人吧是要慢慢認識的，他畫畫挺棒的，人也清高耐看，加上有才華屬於越看越順眼的那種人。二是何麗梅同樣是適婚年齡卻一直沒找到對象，於是她



鶴雀樓位於今山西運城永濟市蒲州古城西的黃

盛唐氣象：重溫王之渙《登鶴雀樓》（下）



鄭龔子

耶魯大學哲學博士、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名譽教授

《登鶴雀樓》由但起情，思可。寫「虛」之實，可。實所謂「虛」之實，可。越物層之實，可。懷精神之實，可。無虛假，可感。

又反過來覺得楊恕平不錯，去找他反悔。但是楊恕平不幹了，說什麼也不幹。

當時的何麗梅也不知道怎麼想的，楊恕平越不願意她就覺得他越好，老是跑到楊恕平的單身宿舍去堵他。後來小王說有一次回宿舍看見何麗梅生撲楊恕平，把楊恕平嚇得奪門而出。

這一次就是何麗梅成笑話了。後來傳說楊恕平還是回上海找了女朋友，不知道是不是為了堵住何麗梅的念想，反正他們一直在拉扯中。

再後來我離開了基層部隊，但我知道他們倆的事肯定沒成。

多少年後這個團級單位就解散了，從此部隊番號也抹去了，沒有了。

◎

河東岸，在長安東北偏東百餘公里。北宋沈括《夢溪筆談》記述：「河中府鶴雀樓三層，前瞻中條，下瞰大河」；就主方向說，「前」指東而「下」指西。中條山脈的山體呈東北—西南走向，在樓之東及南，東面海拔最高二千三百餘米，南面約千餘到二千米。西望黃河，西岸是廣闊的陝西渭南平原丘陵，並非高山，而此段黃河由北向南流淌，至數十公里外始轉彎向東，距離入海約一千公里。

這些地理資料對詩作的理解有什麼影響？首先，「依山盡」描寫白日的動態，故首句未必適宜演繹為東面高聳的中條山靜態阻擋白日。若理解為太陽漸沒，合理的可能性是沉落在南面的山後，是否夕陽則不必堅持，因為晝日也好，夕陽也罷，只要詩篇沒有解不通的邏輯錯誤即可。次句亦不受河水南流削弱，因為黃河最終東流入海是基本常識，聯想自然，接收亦容易。法理上，我們也無法在文字層面上，咬定詩中寫的「並非實景」。

其實，詩人應該是由肉眼觀看實景，轉化為心眼觀心象：目睹景象而蕩起心中的胸襟、眼界、志氣、視象，並不涉及顛倒方向或者虛構想像的「作假」問題。類似的藝術想像和精神感應亦見於後兩句：鶴雀樓為三層建築，最高不過數十米，即使更上一層樓，視線也伸展不了多少。詩人表達的「欲窮千里目」，自然是千里眼界和千里志氣。地理資料沒有實質影響詩作的藝術意境和哲學真理。

王之渙（六八八—七四二）的事跡不載《舊唐書》和《新唐書》。從墓誌銘知其早年仕宦，「慷慨有大略，倜儻有異才」，遭人誣謗，拂衣去官，「在家十五年」閒居，「遂優遊青山……夾河數千里……酷嗜閒放」，與高適、王昌齡等交遊。後復出任縣尉，卒於官舍。他的詩多「傳乎樂章，布在人口」，今僅存六首，以〈登鶴雀樓〉、〈出塞〉／〈涼州詞〉為代表作。

「詩言志」指向的首先是真情實意；只要不違反客觀物理或基本事實，透過神思開展景物的聯想潛能，當在言志抒情的合理範圍內。〈登鶴雀樓〉由實寫而虛寫，但所謂「虛」是超越物質層次的情懷和精神之實，無關虛假，可思可感。換個說法，詩人是寫境而造境，所造則合乎物理，每代都能蕩起昂揚向上的共鳴，體悟永恆的感染力。詩作仍是「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的結晶，感動千古。



◎

磊落：在深圳 建造藝術流行的 聲音家園



伍東林

《深港書評》主編、
文化記者

追求效率的
地方，也可以
長出最耐
藝術；在最
向未來的市
也能用最當
技術保存最
的情感記憶。

在深圳這片崇尚效率的土地上，磊落用緩慢流淌的音符，構築了一座座供心靈棲息的「聲音建築」。這支由中國藝術搖滾先驅王磊與建築師樂樂組成的音樂小組，將源自西方的複雜音樂形式，轉化為測繪中國當代都市人情感地形的精密工具。

當王磊與擁有建築學背景的樂樂在深圳組建「磊落」後，他的音樂創作方向發生了本質的演變——從北京時期戲劇化的宏大敘事，轉向對都市個體內在經驗的細微刻畫。這種轉變與深圳的城市氣質密不可分：一座沒有沉重歷史包袱、在現代化進程中野蠻生長的「飛城」，恰好為他們提供了剝離形式束縛、直抵情感內核的實驗場。

樂樂的建築學背景，為磊落的音樂注入了獨特的結構智慧。她將空間、材質與光影的思維轉化為聲音語言，形成了「建築思維解構法」。在專



輯《1000 U》中，傳統歌曲的線性敘事被打破，音樂像一座建築般被垂直構建：極簡的旋律鋪陳如「foundational structure」，環境音採樣勾勒空間質感，人聲與器樂的交替如同光線的遊移。這種結構尤其對抗着深圳的「垂直現實」——當城市天際線不斷向高空疊加時，磊落的音樂卻在聽覺維度開闢出舒緩的水平空間，為密集生存中的都市人提供精神上的喘息。

藝術流行 (Art pop) 以其複雜的結構（藝術流行的本質並不是哲學的宏大命題，可以參考安迪·華荷的思辨方向，以及多圈層審美融合的理念去探討）、主題著稱。磊落繼承了這份對音樂藝術性的嚴肅追求，卻將其進行了關鍵的「深圳化」改造。他們的音樂鏡頭從神話與社會寓言，轉向婚姻默契、信息焦慮、育兒日常這些私密卻普世的情感光譜。《1000 U》便是一部「都市情感微檔案」，它證明藝術流行的先鋒性，不必通過炫技與史詩來實現，而可以用於精確測繪當代最細微的情感皺褶。

磊落的實踐，在科技之都深圳顯得尤為珍貴。他們甚至利用杜比全景聲技術，將「聲音建築」變為可沉浸體驗的三維聲場。這隱喻着一種可能：在追求效率的地方，也可以生長出最需要耐心的藝術；在最面向未來的城市，也能用最當代的技術保存最真摯的情感記憶。他們用藝術搖滾為深圳——這座永恆的「飛城」——澆築了一塊堅實而溫潤的心靈地基。📍

《明月灣區》讀者意見調查

香港作家聯會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邀約支持，在《明報》增闢《明月灣區》版面及在《明報月刊》增設《明月灣區》文化附冊，希望藉此培養及提高公眾對大灣區文藝文化的關注，推動文藝創作、閱讀及評論的風氣，同時透過開放的討論園地，促進大灣區文藝文化的交流。至今，《明月灣區》面世已一段日子，為求回顧檢討、集思廣益，亟望讀者把您的寶貴意見電郵或郵寄給我們（也可掃描二維碼填寫），以供充實內容和改進，謝謝。

1. 您認為通過《明月灣區》平台，是否有助促進大灣區文藝文化發展、增加對相關文學現象的討論？

2. 您對《明月灣區》哪一類文章或欄目最感興趣？

3. 您是否希望《明月灣區》繼續出版？您認為增加哪一方面內容會更吸引讀者？

電郵：mpmeditor@mingpao.com

郵寄：香港柴灣嘉業街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明報月刊編輯部《明月灣區》編輯收
更多《明月灣區》內容可瀏覽：

《明報月刊》網站：www.mingpao.com/mbaspecials

《明報》網站：www.mpgba.com > 點選右上方「明月灣區」欄目



作者以詩意筆觸記述在挪威野生動物園與狼群近距離接觸的驚險體驗。在商務行程後，作者隨友人造訪北方山區的野生動物園。其間，作者在友人鼓動下踏入柵欄內的狼棲息地，展開一段野性相遇。

——編者

狼舞挪威森林 ——親歷奇幻之旅

方明

歲月如山煙落霞在迷惘聲中飛逝，偶爾回憶片段段心湖沉澱的苔綠，不經意在午後的雨天或星辰邈遠的晚上，被隱匿在體內的忐忑的交感神經攪拌而浮現……

公元二〇〇〇年的煙花灼灼燦亮在北半球頂端的穹蒼，北極麋鹿拖着傳說中的雪橇車漸漸隱離，聖誕老人慈歡的笑容仍刻鏤在張張童顏純真的臉龐……

盛夏溽溽，我搖落滿身風塵來到挪威首都奧斯陸（Oslo）開會，城市的建築物潔淨簡明，如周遭熙

來攘往的群眾儀容，沒有太多複雜的表情或蘊藏沉重的心事，靠海的岸邊偶爾企佇幾隻張望的海鷗，它們無視於拍潑上來的陣陣浪花，似乎在好奇陸地人類生活與漁夫在船上驚濤駭浪的搏鬥節奏之巨大差異。

會議結束後，挪威客戶兼友人 Njordkar 先生帶領我去參觀他岳父在山頂上經營的戶外野生動物園，那是我從未體驗過的氛圍，以往參遊動物園，均是柵欄內外，人畜彼此大眼瞪小眼，無法伸手撫摸傳達彼此溫度與善意。記憶有點依稀，該園區離開奧斯陸約近三小時往北的山上，我的好奇心隨着挪威森林沿途寒風搖曳的蒼翠加深了探索的喜悅，四周彷彿有無數隱現的精靈向你呼喚，車窗外時而湧入千頃翡翠綠野，葱蘢撲臉，迤邐處又是粼粼湖色波光，不期觸目撮撮無名艷花野草，或驟見陽光篩射在巍巍高樹的縫隙，散逸層層霧露碧靄，清新沁爽的空氣圍繞四周，



作者（右二）與友人（右）、餵食工作人員（左）合照。



彷彿挪威神話裏的深山精靈 (Troll) 亦在氤氳裏窺伺，而鳥啁蟲唧的交響樂，真是不用尋春，春天便活現在眼前，不用覓冬，冬末的料峭已在縹渺氾濫……時而數隻不知名飛鳥躍出漠漠水田，展翼將水響引入更深邃的叢林，似乎為我們引路，引入更清空的幽徑，這真是挪威森林……

車子終於停泊在某一處山頂的平原上，眼簾映入數幢敦厚木材築砌成二至三層樓褐色的建築物，步下車子便清楚目觸野生動物園的山羊、牛、馬、兔子、孔雀、以及遠處隱約有山貓、北極狐、猓狗的影子……它們在雨後的草色裏嬉戲嗅玩着落葉滾飄的泥土……

園主是一位白髮鬢鬢年逾八十歲的藹貌老人，熱情伸出肥滿的手掌緊握遠道來自赤熱南半球的稀客，而且是來自台灣的訪者，他滿臉紅潤的燦笑刻出條條深刻的皺紋，那是朝夕被陽光星辰淋浴雕塑出容顏。

主人的招待所是其親手與數位家丁建造，室內支撐的樑柱是採用截載數百年的赤松 (Scots Pine)，其木質韌度強且含豐富樹脂，具有防潮抗蟲等特性……我們嘗食主



野狼聞聲轉身以銳利的雙目奔向作者一行人，頓時便撲向作者（左）身上。

哀吟，當一塊塊鮮腥的肉擲入冰冷柵欄內，首先傳來淒厲長尖的嗥叫，接着竟見叢林間竄奔出一群嚎鳴的野狼，隻隻急躁張開血盆大口嚼吞丟落的生鮮肉塊，整桶漏滿血絲的午餐，不克數分鐘便消潰罄竭……飽餐之後，狼群的眼神動作瞬間變得溫馴起來。

人自製的糕點，果醬麵包，食材均是天然的樹果，配合梟梟香味濃郁的咖啡，圍繞四周原始木塊的氛圍，頓有這世隱居舊識渺渺的孤寂感。

在開放式的動物園竟有鐵柵欄杆自圍成一區，裏面是一片林木密麻的小叢林，林間散逸陣陣濛濛的霧氣，暝黯之處呈現幽幽的恐怖感，彷彿挪威傳說中的巨人及妖怪在此等待噬吞路過的人類……

午餐是一盤自然彩色繽紛成熟的蔬果，配襯一片炙燒略帶焦味的鹿肉，粗厚深褐色的麵包也是自製發酵而已，空氣是清爽自然的，食物也是清爽自然的，連談笑聲亦然。

午後二時，主人略帶神秘的笑容向我這個稀客說：「好戲要上場了，你一定未見過。」

倏忽間，一位身形碩壯的年輕人，拎着一個裝滿血淋淋肉塊的鐵桶，淌流的血水亦宛似滴出微弱的

豢養拋擲食物給野狼的工作人員，突然戲問我是否有膽進入欄杆內與狼群合照，我也愕然不知所措，而挪威友人亦在身旁一再攙掇遊說，我為了順應友人與當下臨場的氣氛，便毫無思索安危渾然答應，身旁群眾頓起一陣嘩然鼓掌……

工作人員首先要我將身上的皮帶、手表等飾物卸除，否則狼群嗅到有「真皮」與閃爍的物件，可能激發起原始獸性而向我攻擊襲噬，門柵打開刹那，我們踟躕緩步進入狼群棲息之地，瞬間的心情猶似被推向手術台前注射麻醉針的前奏，湧起一片茫然且無法抗拒的空惘感覺……數隻野狼聞聲轉身以銳利的雙目奔向我们，頓時便先圍撲在我身上，狂黏着我是唯一陌生氣味的體軀，尖鋒的勾爪緊抓住我顫抖的雙肩，同時吐出垂涎的血紅舌頭舔拭我冷僵的臉頰，我的雙眼咫尺在牠血盆大口內尖利的狼齒旁邊，悻悻得喃喃念起阿彌陀佛，倏忽其中一隻野狼竟以利爪撩爬我的頭髮，我強忍着驚喊但心臟的怦擊似鼓響急促起落……在狼舍旁邊與狼群怯蹭十餘分鐘，感覺時間較乘搭十餘小時長途飛機航程更悠久……

終於離開群狼共舞的幽邃叢林，臨夜留宿在山頂上的木屋，這裏沒有電的設備，燒亮屋裏的是蠟燭與油燈，在暈黃的搖影下，與挪威友人天南地北閒聊起來，眺望窗外高山的月色更光亮清透，屋外四周的叢林亦閃爍不明的光點，該是傳說暗夜的精靈在林中篝火起舞，順便偷聽隨風送來人間的閒言渾言，我可

能是那個年代唯一到此客遊的東方人種，若真存有挪威森林精靈，想必引起牠們的好奇與騷動……

遊人不知春已老，初夏的落花鋪滿一地殷紅。

凌晨約二時，天色驟亮，窗外整片林木蒼鬱清激，而偶來的陣霧頓時產生奇幻之旅的感覺，旁側的山泉傳來淙淙潺潺的節奏，挪威友人謂每天均以此冷涼的激激流水洗臉，也可以用雙手盛滿飲用，這裏是地球極北部的山峰，潤流是沒有任何雜質污染，就連早餐後沾有油膩的碗盤，也拿來此潤水用肥皂洗濯，而肥皂竟是從雲杉 (Norway spruce) 幹身吮取的樹脂汁液，凝固後便成萬用的清潔與護膚聖品。

安閒徜徉在無垠的疊嶺層巒之天山共色的絕美景致裏，真是上天不小心滑落的夢幻圖騰。

後記：此野生動物園 (Langedrag Nature Park) 由兩位挪威人 Lisa 與 Edvin Thorson 於一九七八年所創辦，如今已發展成綜合性的自然生態公園與戶外教學場所，在此可以騎馬馳騁，與各種動物互動以及觀察了解牠們的習性，也可在此紮營，讓身心遊逛在大自然的懷抱裏。

而第二代的接班人，更具商業想法，訓練出溫馴的狼群，附教與狼共舞的安全手冊，讓付費者可貼近狼群合照。

(本文圖片由方明提供。作者為台灣詩人及作家。)



作者通過具體譯例分析黃維樑的翻譯技巧，並探討其「順美匡惡」理論。黃氏主張在處理西化表達時應有取捨：既反對生硬冗長的西式句法，又肯定優質的西化表達能豐富中文句式，展現了其在翻譯理論與實踐上的獨特見解。

——編者

黃維樑譯文譯論 兩高明

鄭延國

為 *The Travels of Lao Ts'an: An Exploration of Its Art and Meaning*）、〈文人小說家和中國文化——《鏡花緣》新論〉（原文標題為 *The Scholar-Novelist and Chinese Culture: A Reappraisal of Chinghuayuan*）。黃維樑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書時主修中文，副修英文，畢業時獲得「一級榮譽學位」，中英文有相當造詣，加以文學知識豐富，把夏教授兩篇英文論文翻譯為中文，讀來不見直譯、硬譯痕跡，而是一片天然的中文，得到了夏先生高度認可。

文章高手黃維樑先生一旦躍入譯場，更是精神抖擻，手握健筆，在中文與英文間左右揮舞，縱橫馳騁，筆耕碩果纍纍。他憑藉過硬的中英文能力，智克群雄，曾捧得「梁實秋翻譯獎」的金杯，成為學界的一段佳話。又如香港友聯出版社印行《中國現代中短篇小說選》（原書為英文版），黃維樑把魯迅、錢鍾書等二十個作家的小評傳從英文翻譯為中文；此書編者之一的劉紹銘教授大大美言，說譯文讀來好像是在讀清通的中文（劉先生曾發表文章評介黃維樑的《清通與多姿》一書），而不是在讀譯文。

學生時代黃維樑已表現其翻譯才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在美國當研究生期間，他翻譯了夏志清先生的兩篇英文論文：〈《老殘遊記》新論〉（原文標題

這裏舉一個例子。他將夏文〈《老殘遊記》新論〉壓軸片段的英文「The author's complex responses to that event, ranging from flat despair for the country's future to defiant hope for its cultural renaissance, in large part account for the rich emotional appeal and structural peculiarity of *The Travels of Lao Ts'an*, a lyrical novel steeped in politics.」譯為：「作者對這次事變，百感交集：從國運不振因而一片沮喪，以至文化復興因而滿懷熱望；《老殘遊記》這既抒情又具政治意味的小說，之所以扣人心弦，而結構獨特，大有賴於這萬千的感慨。」夏志清原文句子是長長的複句，黃維樑的翻譯將其化解為兩個句子，用分號隔開，又加上多個標點，使譯文讀起來曉暢易懂。倘若直譯、硬譯，則譯文勢必也是長長的複句，閱讀起來，肯定難以令人滿意。

又如對錢鍾書先生一個有名句子的中譯。錢鍾書這樣評論某個《紅樓夢》英譯本的名言：「All other translators of 'Story' found it 'stone' and left it blank.」黃教授將這句話譯作：「所得原著是雲石樓臺，既成翻譯若瓦礫碎片。除尊譯（霍克斯之譯本）外，其他所有譯本皆如此。」顯而易見，此譯文暗藏名言「七寶樓臺拆卸下來不成片段」之意。將是譯與另一譯文「幾乎所有的譯者都以為自己捧起了一塊巨石，一番辛勤錘鑿之後，留下的卻是片片碎石，唯獨霍克斯例外」相較，黃譯實在高明。

「順美匡惡」的翻譯尺度

黃維樑的譯評和譯論卓見紛呈，表現「順美匡惡」的精神：揚佳譯，棄劣譯。他發表過一篇長文，題目是〈談中文的西化——兼向中譯工作者進一言〉，重點議及兩個問題：一是「吸收音譯外文詞彙的準則」，二是論「語法的西化」。他指出：「以音譯方式吸收外文詞彙，應遵守簡短易讀、用字較常見的原則。」他以早先流傳的「煙士披里純」、「德謨克拉西」為例，指出這兩個音譯詞語因為佶屈聱牙，已經被人們毫不客氣地送進了歷史博物館，而代之以「靈感」和「民主」。這兩個意譯的詞語簡潔明瞭，獲得廣泛認可。

至於語法的西化，他有兩個見解。第一，關於西洋的標點符號，是我們「拿來」的好，因為「『洋務』

的標點符號，比起『國粹』的句讀，是一大進步。」第二，他清楚指出那些「劣譯或貌似翻譯的夾纏長句」應當淘汰，因為這種句式冗長且有礙理解，「是惡性西化的表現。」其實西文句子也不宜太長，黃維樑非常贊同英文版《讀者文摘》編輯部的守則：「文章的所有句子，平均每句不超過十五個字。」理由是這種長度的句子比較有「可讀性」（readability）。他同時辯證地指出：從「美文」（beauties）角度而言，「好的西化長句」也能夠使中文「句法更多姿」。他以余光中〈飛鵝山頂〉中的「西化長句」作為有力的印證——

對着珠江口這一盤盤的青山，一灣灣的碧海，對着這一片南天的福地，我當風默許：無論我曾在何處，曾在何處，這片心永遠縈迴在此地，在此刻踏着這塊土上，愛新覺羅不要了、伊莉莎白保不了的這塊土上，正如它永遠向東，縈迴着一座島嶼，向北，縈迴着一片無窮的大地。

黃教授給余光中這段文字的評語是：「好像一條瀟灑的長龍，有西化複合句的繁富嚴謹，有中式排比句的整齊鏗鏘，又有適量的逗點調節其間，句子長，卻不會拗折讀者的嗓子。」如此評價，洵為知言。

（作者為長沙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薄嘴唇一個字一個字地吐，吐出厭煩的話語，房間一下子冷颼颼，像一個冰窖，他和我是兩個雪人，互相難再開口。隨即他叫來公公和堂叔，一咬牙把半死不活的孩子帶上山。

「我的孩子。」我掙扎地站起來。但無情的手臂把我推倒。我跌入冰窖中，冷怕什麼，我現在什麼也想不到，只想抱緊孩子。黃昏時，李媽跟着堂叔一起回來，她偷偷在廚房掉淚，在我的懇求下，她說二老爺把小少爺往坑裏丟，小小的手還在顫，就被土埋了。

那夜，他去了書房，而我一夜沒闔眼。

「不吉利，正月生的大孫子就這樣沒了。」院落裏，婆婆帶着哀怨的聲音訴說。

「天壽，我就不看好這門親。」大嫂尖銳的嗓音傳來，「可不，一個女孩子大了肚子，上門要嫁，能有什麼好事！」風吹着窗外的樹葉擺來擺去，細細碎碎地，地面擺滿落葉一堆。

我坐在床上，對着小圓鏡，梳理我烏黑又略微毛躁的頭髮。鏡子前的我脂粉不施，像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也沒有化妝。鏡子一晃一晃地，初次見面的那天晚上，我坐在梳妝檯前，鏡子也是這樣一晃一晃的，像那年夏天的清澈藍天都被鏡子照射進去，成為它的一部分。我在哥哥香港的家中，一個西式唐樓裏，客廳有沙發，有唱機，還有書架，書架上擺着一些書，我隨手拿起一本一九二五年出版的《山海經》。對面站着一個男子，剪着短短的寸頭，高個頭，還有點胖，小眼睛朝我咪咪笑，好像很可愛的模樣。哥哥說：

「這位是林正凱老師，在廈門一間大學教國文，很有學問。我妹妹子云也很喜歡讀書。」林老師同我暢聊一些《山海經》上的神奇古獸，又說到引誘夏娃的蛇。看他如此博學，我說：「請林老師推薦一本小說。」「沈從文新出了本小說《邊城》，很美的小說，可一讀。」我馬上記下來，頓覺得他的聲音都充滿獅子的宏達響亮。臨走時，他伸出左手，我又多看幾眼，他的臉龐沒有油膩的表情，我果斷相握。他們伴隨着夕陽的溫柔餘暉走了。我從桌上取出小鏡子，鏡子一抖一抖地，我的手並沒有顫抖，可能是風吹動或是心跳得快速的緣故。

現在我的手卻在顫抖，在鄉下的大宅院裏，我找不到我的孩子。對，我的孩子在屋子裏哭，他餓了，我要去餵奶。果然他在屋子裏哭得小臉紅腫，可憐的小東西。

李媽聽聞，說：「夫人，你這是？」「噓噓，別嚇到孩子。」哎。李媽嘆口氣走了。林正凱和李媽在客廳絮絮叨叨，我只聽到一句：「夫人這樣有一禮拜了，整天抱着枕頭。」「趕緊去叫大夫。」「不要什麼大夫，我要回家，回自己的家。」「你先好好休息，出了月子我送你回娘家。」

我要回家了，娘會伸出手臂讓我的頭枕着她睡。我像溺水的人尋找到安穩的竹筏。每天我都醒得很早。晨曦普照，我注意到花園的露珠晶瑩剔透，很是可愛。當我想出門去田間透透新鮮空氣時，李媽攔住我，說：「夫人，義莊燒起來了，你別出門。」林氏義莊着火了？我更要去看看。那是僑胞救濟鄉民而捐助的莊園。我趕來，火苗已串到老



高，一面外牆上湧出來竟是濃煙。提着水桶的人絡繹不絕，火勢慢慢變弱。突然火焰中浮現一雙眼睛，晶瑩、漆黑，我眼睛一亮，也聞到那陣奶香的體味，那是我最需要的小太陽。「寶寶，媽媽在。」我立馬要衝進去，身旁的一個男子死命拉住我的胳膊，把我按在原地。寶寶……那陣體香越來越遠。爹爹媽媽和哥哥的身影卻在腦海中浮現，我不能那樣做。

回到林家，我吃了碗沙茶麵，叫李媽再多添一碗。唯有在閩南才能吃到如此好吃的沙茶麵呀，我抵抵嘴，朝着林家祖宗牌位微笑。手表顯示此刻九點半。我的行李也收拾好了，我等李媽出門買菜，趕忙走出林家。看着山間的風景，那連綿不斷在空中延伸枝葉的柳條，想着這是最後一次看見就流眼淚。我來時，是林正凱領着我來。

初次見面後，我每一星期都給他寫信，持續半年，他只看不回。他不太喜歡我也沒有錯，他從來不曾騙過我。只是我的癡迷把人嚇一跳。我跑到廈門，在他爹經營的舖頭，他說：「別再寫信了，我很忙，不會看的，也沒空看。」誰不忙呢。我像個小丑，氣得轉頭就走。可是不爭氣的眼淚流下來，我還抱着幻想，何必呢。誰想兩個月後我們在廣州的聚會上碰面。他圍着光鮮亮麗的小姐們轉，對她們關懷備至，我也不想理他。他喝醉了，我實在不忍心他東倒西歪地走在街上，別的朋友都已走了，只剩下我和走路不穩的他。我把他扶到他房間。

日頭老高了，窗透進一片陽光，明媚的上午，當他見

到西裝外套有擦洗的痕跡，瞅了我一眼，眼神溫柔許多。我們出去走走，走到一家首飾店，他讓我挑一條項鍊。他說：「你要學會打扮自己，別整日就只會讀書看報。」「明天跟我回角美。」他果斷地說。初次我見到這座老宅，那紅厝的燕尾脊高挑、歡樂，映照我的喜悅。我第一次走進宅門，開始做一個媳婦。迎接我的是李媽，她體格健碩，一口軟糯的閩南語，我一句也聽不懂，但我能看見她眼裏柔和的眼神。當那天大夫說：「破傷風呀，剪刀必然鏽了。沒法治了，準備送南嶺頭吧！」我嚇得一句話也說不出。還是李媽找到接生的剪刀，叫道：「天壽，還真有鏽跡。」我說什麼也不願把親生兒子送去埋了。

……

孩子埋在那冰冷的土裏，一起埋葬的還有我對他的感覺。就像一根檀香，上好的檀香燒着燒着，也會成灰燼。角美土路上霧茫茫地，蚊子嗡嗡地在耳邊叫喚，我跟踉蹌蹌地朝前走。走到鎮上再轉車廈門，廣州，香港。我記得娜拉也曾出走，可魯迅先生說他出走後出路無非就那麼幾種。我想不了太多，正如不知道人生在世的苦樂，我只想回家。走到鎮上，我的鞋走破了一個洞。當我坐上車時，我為未知的新生活流下兩行淚，一滴淚流到嘴脣邊，我舔舔，是一滴又澀又苦的淚滴，而且像我在廈門常喝的鳳凰單叢茶有回甘。

（作者為香港都會大學創意寫作文學碩士、《香港文學》編輯。）

◎

情

張愛玲與抒情傳統

聖保羅書院 李浩榮老師



《海上花》我讀的是張愛玲的語譯本，青樓上，但見嫖客萎靡，鶯聲噪聒，絲弦咿咿呀呀的，拖拖沓沓，我匆匆瞄了一遍上冊《海上花開》，已覺精血耗盡，便把下冊《海上花落》

丟擱一旁了。

幾年前，我跟黃心村教授聊起韓邦慶這部狹邪小說，黃心村言，那是清人無意間寫就的現代小說。小說結構散漫，情節模糊，碎片似的細節層層疊疊，倒是描繪得十分細緻。張愛玲把《海上花》捧成「世界名著」，情有獨鍾，黃心村說，那反映的是張愛玲對現代小說的定義。然而，當外國翻譯小說湧入中國以後，《海上花》就被世人遺忘了。「張愛玲看出《海上花》的現代性，也看到這傳統的裂痕。」黃心村望向玻璃長窗，港大西半山的窗外是被高樓割斷的湛湛藍天，「張愛玲希望把這傳統連接起來。」黃教授談吐優雅，普通話說得像吳儂軟語一樣溫柔。「文字是有聲音的，」黃心村說，「用國語和用吳語去念《海上花》，完全是兩碼子的事。」

黃心村聲明，她自己是不看張愛玲的國語本的，要讀就得讀吳語版。原著的蘇白黃心村讀得懂，她是浙江人，書裏打情罵俏的句子她聽得出弦外之音。

去年仲春，我飛赴台北新竹拜訪陳國球教授，談他心心念念的抒情傳統。清華校園蒼松一片墨綠，濕漉漉的針葉散發着雨後的煙水氣，雲遮霧掩之間，使人以為回到民國的光景。

那天，陳教授一臉驚喜地告訴我，原來張愛玲亦曾評論過抒情傳統，短短數語，就藏在國語本《海上花》的譯後記裏：「陳世驥教授有一次對我說：『中國文學的好處在詩，不在小說。』有人認為陳先生不夠重視現代中國文學。其實我們的過去這樣悠長傑出，大可不必為了最近幾十年來的這點成就斤斤較量。反正他是指傳統的詩與小說，大概沒有疑義。」抒情傳統源遠流長，起自《詩經》川流至今凡三千餘年，汪洋般的著作裏，五四那幾部傳奇小說確如浮花浪蕊，好不容易教人瞧出顏色來。乍聽張愛玲那段話，我還以為她折服於陳世驥的論述，陳國球卻不以為然，認定張愛玲引用陳世驥的講法絕非出於恭維，「她是寫小說的，怎會認同別人說，詩才是最上乘的呢？」陳國球推測，張愛玲說這番話時，內心是酸溜溜的。「她暗諷陳世驥過時，當下小說才是大道。」

上飛機前，我剛巧讀到周勵女士批評張愛玲涼薄的文章，發表在《明報月刊》二〇二五年二月號上。一九七〇年，張愛玲得陳世驥聘用，任柏克萊加州大學中國研究院中心研究員。文章寫到張愛玲工作拙劣，冷漠孤高，



童年漁村的溫情

英華書院 石期舟老師

交出來的研究報告奇奇怪怪，又多番頂撞上司陳世驥，間接把陳世驥氣斃。「張愛玲與陳世驥不和是肯定的了。」周末午後，清華食堂人客稀落，我和陳國球坐在燈火熄滅的一隅，重翻學術長廊裏這片霉綠的壁紙。「張愛玲寫小說出大名，怎會用心幫助陳世驥研究什麼紅色詞彙呢？」不過，陳國球話鋒一轉，「但我不覺得她對陳世驥之死有太大的影響。」陳世驥五十九歲猝逝，陳國球相信那跟他當時與支持保釣的學生關係不佳有關。「他大概覺得自己已把握不住這個時代了，那是很哀傷的事情。」

追憶往事總如余光中先生所指的船後波紋，過後才察覺甚美。童年如一抹初生的橙光，它是意外的、綻放的、蔓延的和暖，充斥着無私的溫情。最快樂的童年時代要數算到二〇〇〇年初，在中國內地的一條小漁村。家父從事代代相傳的漁業：「沿海景致，珍饈海鮮」如同

平常，孩童當然被禁止出海，所以活在這條漁村，有何樂趣？

仍然記起令人想念在漁村中，那種不懼怕賊人，對鄰里高度信任的日子。村鎮裏頭，逐家逐戶都無需要關上大門，那個年頭，電子科技產品不流通，在街道流連成為孩童的生活練習，童年童趣好動不堪。每天，只要吃力跑幾個街口，便可以竄進親戚家中，大聲吆喝三五成群，在漁村的大街小巷嬉罵笑語，幸好，在漁村生活的近十年間，仍未被鄰里驅趕，大概是一種默許的佔有。有時，趁着別家的漁船打撈回道，還可以吃上一頓「廚師發辦」——現今流行的「廚師發辦」早在我童年盛行，眼見漁人姨姨把生猛魷魚洗淨，手的力度擠斷頭部分離滑身，圓滑的眼珠不中用，拉出的內臟成草芥，最後脫出軟骨，再一次清水洗淨。要麼烤得香，要麼爽口生吃，一天的早飯，已有着落。

漁村所屬「鶴佬人」，與香港漁村的「鶴佬」文化一致，從香港往來，僅需約兩小時車程。在我的記憶中，鶴佬人的說話方式比較溫和，鄰里間客氣相待，如此守望相助的情，救起不少生命。孩童總是調皮，尤其近海，海岸與碼頭是常備建築，所以「打水漂」是家家戶戶的本領，有人說：要凌厲有致，眼要定，心要靜，大腦更要計算能漂出多少層次。當然，小孩根本不會顧及「技巧」，着重一股蠻力，是不是手勢、手腕、力度與姿勢，根本不重要。有一位孩子「發明」了助跑打水漂，意思是在離碼頭約十步內，助跑向前衝去，稍微加速，把手中的石頭拋出之際，自己也一同連身滾動，伴隨碼頭連

接河道的石級，一級級地滾向水中，孩童的身軀快被濁水淹沒，一旁的數個孩子隨即大喝，引來大人跳進水中，一手抱起、急救與安撫。沒錯，該小孩正是筆者，然而，我跟這位救命恩人素未謀面，算是鶴佬人的不拘小節與互助互愛之情。

溫情是否價值連城？隨刻引進腦海便是「各家自掃門前雪」與「人情冷暖自知」，長大後會發現人際關係或令人進步與疲乏，點滴的溫情仍需要自己去覓尋，十多年的城市生活，令我忘卻了鄰里之間。當天的「廚師發辦」與「救命恩人」僅僅是漁村中的小片段，如能繼續獲得人世間的溫情，「珍而重之」便成為最寶貴的技巧。

送給生命的情書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梁璇筠老師

第三屆蒲公英聯校文學獎與第五屆浸會大學孔梁巧玲文學新進獎頒獎典禮相繼舉行，年輕寫作者迎來豐收。

蒲公英聯校文學獎得獎者都是中學生，得獎結果滿是細膩心思：高中散文組首獎描寫「不合格」的離別課，初中首獎以葬禮折金銀為意象，那象徵告別的紙船，令



人憶起冰心筆下帶着愛與悲哀歸去的小詩。高中小說組以交錯的時序和溶鏡般的筆法寫「工業意外」……細讀作品結集，這是年輕人真誠的，送給生命的情書。再看台上得獎者靦腆領獎，這一刻，感恩文學帶給我們溫暖與榮耀，而台下是師長一片期許殷切的眼神。

第五屆孔梁巧玲文學新進獎得獎者張欣怡在思考「什麼比寫作更重要？」這問題其實只是寫作者的執念。對多數人來說，當然沒有什麼比能夠好好生活更重要，各人亦自有心得。然而寫作人以文學滋養情感，邊讀邊寫以探索生命的本質——如此看來，我們也只能透過筆耕開墾個人的精神生活。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好才發現，那縱橫交錯的阡陌，順道也能成為別人沿路的風光，也如一枚蒲公英的種子，飄落在值得發芽的地方。因此得感謝辦文學獎、文學活動的熱心人，辛勞籌辦各項事務，只為搭建平台，讓生命的情書被看見，珍視年輕作者的聲音。

張欣怡在會上引作家黃碧雲的話：「熱情去到最後會變成意志，一種在退卻同前進之間的循環力量」以自勉，灼熱的眼神訴說堅定的信念。而讓我最感動的是，此刻同席上的前、中、後輩們，正如那股看似前進或後退的浪，大家再次為文學的真善美而傾倒。

讓我們期待新的眼光穿透現實——書寫生命的情書，唱一首屬於我們時代的歌。

情

會呼吸的梨



暨南大學 陳雋科

小思個子不高，四肢纖細，是典型的嶺南女孩骨架。但偏偏在她身上，有一個可愛的例外——圓鼓鼓的肚子。

開學那天，小思穿着一件嫩綠色的上衣。當她俯身整理行李時，圓潤的腹部在衣衫下勾勒出一個柔軟的弧度。飽滿的肚子自成格局，隨着說話聲輕輕起伏，像一顆被精心包裹的、會呼吸的梨。



後來我們漸漸熟絡，我忍不住指着她肚子開玩笑說：「好像一顆新鮮的梨子，好想摸摸看啊！」小思立刻拿起書本遮擋，臉一紅：「不行！這是禁區，不能摸。」我訕訕收聲，從此將這個念想悄悄止於眼神之下。

轉變發生在我莫名心情低落的某個夜晚。沒有具體的緣由，思緒像纏住的線團，提不起勁做任何事，感到一種沉重

的疲憊。小思似乎察覺到了我的低氣壓，默默靠近，猶豫了片刻，輕輕拉起我的手，放在她的肚子上。

「就一下哦，」她聲音很輕，「因為你看起來快要碎掉了。」

隔着布料，掌心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溫熱的肚皮正在規律地起伏着。那一刻，我愣住了，這是一種無比熟悉的觸感。就像每次回老家，我躺在奶奶身邊，手放在她溫暖而柔軟的肚子上所感受到的安寧一樣。兩種相隔千里的記憶，由同一種毫無保留的柔軟連接起來。原來安全感可以有不同的源頭，但它們給予的溫暖，竟如此的相似。而這也讓我相信，最動人的情或許就存在於一個充滿善意的例外中。

夜下溫情

聖保羅書院 馬慕涵

晚上回家，我走在熟悉的路上，冷風拍打着臉。行人稀少，縮在大衣裏匆匆而過，不看彼此。馬路安靜得格外冷清。

天橋上，平日擺攤的小販不見了，只剩一位搓彩泥的老人。破舊衣服擋不住寒意，袖口處本該是手的地方卻只有手腕關節。盒裏是彩泥塊，他用手臂顫抖着夾取搓



圓，再一個貼一個，最後咬着竹籤插進大球，一個人偶便成了。

今晚人少，他一個人偶沒賣出，盒子上插滿作品，卻無人問津。

「喂！讓開！」粗魯聲打斷思

緒。壯漢步伐急躁闖過，我白了他背影一眼，嫌其粗俗。

稀少的路人中沒有人理會老人，他急了，頻頻推銷。

這時，一個八九歲的小孩獨自走來。老人忙招手，擠出笑，

把人偶在孩子眼前旋轉：「好不好看？買一個吧！」孩子

點頭，掏出錢包。

我皺眉：他需要幫助，但誘孩子買未免不妥，只挑

軟柿子，真可笑。

孩子將遞錢時，那壯漢忽然一步上前，擋在兩人之間：

「小朋友，不用買，回家吧。」幾句話便勸走了孩子。

老人氣憤，卻只能瞪着他。壯漢掏出幾張皺錢：「我只剩

這些，買兩個吧。」

老人與我皆怔。片刻後，笑容在他臉上蔓延開：

「謝……謝謝，給你。」壯漢接過，笑容又從老人臉上跳

到他那，頭也不回地走了。

我望着那背影發呆。它在我眼裏越走越亮，彷彿有

一束粗糙卻穩定的光從那裏發散，照亮我心裏的陰影，也

照亮這座城市。他越龐大，越襯出我的「小」，越閃耀，

越照見我的暗。

我抬頭，整個穹蒼為其閃爍；收回視線，而風仍然

冷，夜依舊暗。

愛自有循環

香港中文大學 符譽



她看了一本書。

書上說：「死亡反而能讓人靠

近。」她讀不懂，她討厭死亡，死亡明

明意味着分別，意味着雨季，意味着再

也無法和親愛的人相見。

她沒有見過外公，卻能從母親隻言片語中拼湊：瘦瘦高

高的，喜歡講笑話，拉小提琴的時候唇邊會畫起一個不高不

低的弧度……母親面上不顯，說起來的時候，每個音節的末

尾都是上揚的。

她只覺得母親和電視劇裏演的都不一樣：提起去世的親

人，電視中的主人公無可避免地落淚。母親卻相反，提起外

公，她好像總是喜悅的，渾身洋溢着幸福。她問母親，為什

麼不難過。母親只是思索，末了，告訴她：

「我從來不覺得，死亡是一件傷感的事，相反，它是開

始。」

她從未讀懂母親的隱喻，直到那天，看完《尋夢環遊記》

回家的路上，朋友突然問她，知不知道北宋哲學家邵雍的「避

逅定理」。她搖搖頭，朋友接着說，他計算出世界上的一切



將會進行輪迴，宇宙在漫長的歲月中會再一次「蘇醒」。也就是說，在十二萬億九千六百年之後，我們都會再次相遇。聲音在她耳邊蕩開，她突然明白了母親對死亡的態度：死亡並非終點，而是愛的新起點。它讓生前分開的人得以拉近距離，從而，長久期待着下一次的旅程。

有愛，何必懼怕死亡呢。
外公，十二萬億年後見。

時光裏的守候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徐嘉琪



還記得年幼時，奶奶的腿不舒服，爺爺經常陪她去看醫生，將我託給鄰居照顧。儘管奶奶常帶我到鄰居處搓麻雀，但沒有親人在身旁，我仍是非常怕生。鄰居伯伯婆婆對我總是過份熱情，問這問那，兩雙陌生的眼睛盯得我頭頂發燙，我雖低聲應對，眼睛卻只顧瞄着時鐘，期待門鈴響聲的拯救。

日子久了，鄰居已經沒什麼可說可問，就連空氣變得有些沉默。每次託管，伯伯和婆婆都總會準備我喜歡的食物、玩具和電視節目，我也開始習慣用同一套的碗筷，坐在沙發

同一個位置，也越發忘了時鐘的存在。老外婆婆不再盯着我了，有時打盹，有時看報，偶爾東拉西扯一些家常閒話。漸漸地，兩老的話又多了，我也開始知道他們的故事、子女的家業：從前家中的吵鬧，誰最饞嘴，誰最頑皮，哪幀照片的旅遊趣事，還有現在倆老互相依靠裏的悲哀。雖然有些話我不大明白，只能勉強敷衍着，但兩老總是說不厭，照舊自說自話。

後來派得公屋，我們便搬走了。臨走那天，奶奶拖着我一同到鄰居家感謝及道別，我還記得兩老笑着說我很乖，很體恤老人。但我卻緊握着奶奶的手，咬着唇，眼睛只管看着鐘，心裏彷彿穿了一個洞，不大願意道別，奶奶就罵我不懂事沒禮貌。我們要搬走了，他們又如何呢？

日子過去，雖然再也沒見過面，但心裏感謝他們的陪伴和善意。我偶爾會想起那沙發的一角，那安穩的時鐘，原來悄悄填補了我害怕陌生的時光。有時我會想，自己會否也成了他們故事裏的一角。

「學苑春秋」園地公開徵稿

歡迎莘莘學子及老師投稿，近期主題為「情」。
學生稿篇幅五百字內，老師稿篇幅約八百字。
截稿日期為二〇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請把作品連同作者簡介及聯繫資料電郵至：mpmediator@i.npsao.com，標題註明「學苑春秋」投稿。

《明月灣區》編輯委員會

出版人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社長 張曉卿
總編輯 潘耀明 陳錦強
執行編輯 葉國威 張志豪
助理編輯 蕭文禧
裝幀設計 若華 (Yousa Li)
刊名題字 金耀基
編輯部電話 (852) 2515-5111

查詢及訂閱熱線 (852) 2515-5416
訂閱傳真 (852) 2515-2790
訂閱電郵 mpmcir@mingpao.com
投稿電郵 mpmeditor@mingpao.com

地址：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Address : 15/F., Blk. A, Ming Pao Industrial Ctr.,
18 Ka Yip St., Chai Wan, Hong Kong

網址：www.mingpaomonthly.com

印刷：天虹印刷有限公司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26-28 號 2 樓和部分 3 樓

發行：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總代理：同德書報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大業街 34 號楊耀松（第五）工業大廈
地下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資助。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明月灣區》顧問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英偉、李大宏、宋永華、吳志良、貝鈞奇、
林群聲、陸波、陳致、蔣述卓、蘇樹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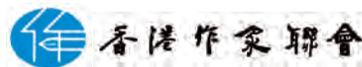
《明月灣區》特約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白楊、朱壽桐、許子東、張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游江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明月灣區》

主辦機構：



承辦機構：



合辦機構：(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香港都會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

澳門基金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州市作家協會

珠海市作家協會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澳門筆會

《明報月刊》

名家手跡

明報月刊越半
世紀，海外燈
塔光芒依舊。
白先勇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九日

「明報月刊」越半世紀，海外燈塔光芒依舊。

白先勇

台灣著名作家

（明報月刊資料室）



題梅州客天下

—詩、圖 周 潔—

翠湧層巒接遠空，
圍樓石徑隱葱籠。
悠然康養得其樂，
漫引閒心向晚風。

(周潔先後在澳門、廣州和香港多家媒體工作，現為香港作家聯會會員。著有詩集《花前心事：小詩 99 首》和《順流快舟：小詩 119 首》等。)

明月灣
區

總三十五期

二〇二六年三月